



蕉風

月刊

本期要目

- 蕉風人物——艾文
- 「驚喜的星光」——現代詩曲
- 鍾木池的水墨畫
- 潘寶鴻的藝術

BULANAN CHAO FOON
 KDN 0427/82
 ISSN 0126-6608
 M.C.(P) No. 52/5/82
 1 AUGUST 1982
 \$ 1.50 senaskah

352



林
鍾池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KDN 0427/82 • ISSN 0126-6608 • MCP 52/5/82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彥／梅淑貞／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輝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

Union Cultural Organization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目錄 ● 目錄

封面：潘寶鴻作品：藍鷺

蕉風人物：艾文

艾文訪談錄	2	□ 陳遠帆
總是這樣	6	□ 艾文
艾文作品表	7	
河	8	□ 小溪
進入一個新世界	9	□ 溫任平
一只新雛	10	□ 林若隱
驚喜的星光	11	□ 陳似樓
詩與歌的婚禮	13	□ 程可欣
「黑澤明專輯」遺話	15	□ 公羽介
江湖遠	16	□ 胡天任
介紹阿根廷詩人—— 珀蒂·德米粒	17	□ 黃國彬譯
看着夜人走過	18	□ 白船
扶桑·漢學(百年專欄)	19	□ 鄭百年
夜餐	21	□ 家毅
文字清通與風格多姿 (中文語法修辭論集)	22	□ 黃維樑
散文兩篇	29	□ 周望樺
訪客	31	□ 李德全譯
長寂之前(人間集)	37	□ 梅淑貞
斜坡上的風景	38	□ 落葉
影涼	40	□ 荒禽
追尋與妥協—— 評張瑞星的「北回歸綫」	41	□ 林添星
延伸的背影	43	□ 楚楓
五年流離	44	□ 朝旭
尋訪雪中的神	45	□ 岸沙譯
慚，漸去	47	□ Michael Ma
柬埔寨	48	□ 陳遠帆
風訊	48	□ 編者

頁 49 — 64 為美術版

一九八二年八月號三五二期

與詩人談詩

艾文訪談錄



——有種黯然的感覺

走一生也走不出去

艾文「信仰」·

□ 陳遠帆

其一：認識詩人

要通過訪問而知道一個現代詩人的詩觀、抱負及展望，我們有理由也要知道他的一些生平。或許這不頂重要，但這對於進一步認識詩人的生活背景也有幫助的。我手頭上的資料如下：

艾文。廣東惠陽人。原名鄭乃吉。現居於馬來西亞檳城州威省大山脚，任職教師。他的詩作分別收錄於「路·趕路」（「海天」出版。）。「大馬詩選（合集。）」以及「艾文詩」（「棕櫚出版社」出版。）裏。

在「艾文詩」一詩集的「序」裏，他曾經這麼說道：「不管寫作資格多『老』，如果沒有自覺和創作良知，我相信，就是寫三四十年，也不過爾爾。」「三十歲以後再寫詩，是另一層境界。」

其二：詩人論詩

日期：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九日下午一點三十分左右。

地點：艾文的家。

陳遠帆：你是從何時開始接觸文學？是否有某種因素激發或其他的原因？

艾文：（一邊談一邊用手勢來加強語言上的強調性。）我是大約在一九六一年……（微一沈思）高……高中二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的學校曾舉辦一個作文比賽，我好像拿了……第四名，這對於我就好像是……是一種……

● 蕉風人物

陳遠帆：（插口）鼓勵？

艾文：（點頭）對，是一種鼓勵。後來，我們學校中文有一份校刊，好像叫作「清流」……。

陳遠帆：華文學會的刊物？

艾文：哦不，不是，那只是一份刊物，如果不是「清流」的話，應該是「新聲」吧！那時候校中有一個叫劉啓復的同學在編此份刊物。所以他常常向我邀稿，所以就寫了一兩首詩。過後慢慢的又投給光華日報、星檳日報種種報紙的文藝副刊，再後來便是投給「蕉風」。

陳遠帆：我覺得你的詩一開始就很不錯，並沒有像一些詩人總是「河呀山呀，貧苦呀」地塗些開口見喉的作品，溫任平說現代的年輕詩人一開始便能接受現代詩；但是，二十年前却非如此，總之，我想知道你的詩觀。

艾文：（微笑）其實在「路·趕路」這一詩集之前，我是寫了很多的詩，然後把一些比較滿意的作品交出。當然也不會是太口號式或太淺白無味的詩……總之，那是我早期的作品，而且事關出書，作品方面當然要挑最好的。而且我一直這樣的認為：如果我們把一首詩用淺白的文字寫出，但總要帶着深一層的意思，這種深意是蘊藏於文字背後。

陳遠帆：你寫詩這麼久，對於自己的風格的轉變有甚麼置評或定論？我覺得由「路·趕路」開始是第一個驛站，「艾文詩」是沈於經營現代詩的意象以及表達人生經驗最強烈的時代，「艾文詩」之後一些目前尚未結集出版的作品風格又再是另一種轉變，以平穩、明朗、直鋪的文字表達辭句中的精神以及背後另一層含蓄的深意，請你就此種轉變以及後期，也即是目前的詩觀作一番探討。

艾文：我覺得我需要一些改變啦，寫東西嘛，有改變總是好的……。

陳遠帆：就是所謂的突破與創新？

艾文：嗯，是啦，如果我們老是守着一分不變的定律，是很可悲的。某一個時代某一個時期總有一種變化，我們且觀察唐代的唐詩走到巔峯，就會轉變為另一種文學體裁。假如我們經常用某一種手法表現，久了之後一定會膩了，所以我們才要去嚐試另一種。而這種轉當然是好的，也就是你說的「突破」。

陳遠帆：所以，你會不會覺得，某個時期當我們無能走出一個新天地時，我們所寫的詩所用的文字、意象等重復又重復，也即是寫得濫？我相信每個有自覺的詩人都不會樂於滿足現狀的。

艾文：一般上不論我本人也好或是文壇上的一些朋友所寫的東西，有時候不免一直在自己重復着重復着自己以前寫過的東西。這叫自我抄襲。所以，改變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也即是去突破自己，擺脫舊風格，向另外一方面發展。

陳遠帆：嗯。

艾文：例如溫任平曾評思采的散文集「風向」，他去數思采全書所用些的一些悲傷的話句。發現了重復又重復的情形。我們寫詩，有時候也會遇上這種情形，如果你不去改變，寫來又有什麼意思？

陳遠帆：簡單的一句來說：詞藻的多樣化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吧？

艾文：是啦，文字應用的精與準，就連一個平常的詞名，也能化腐朽為神奇。我寫詩是可能會用一個很簡單的詞彙，但我在這個簡單的詞彙後面總另有所指。

陳遠帆：我以前曾在「蕉風」裏讀到你詩中曾用「一匹貓頭鷹」之類的詞句。

艾文：因為我學得用「一匹」能給予讀者一種極之強烈的感覺。我們總要適時適地去應用我們的語言啊。例如你描寫一個流氓，你總不能用斯斯文文的語句吧！？

陳遠帆：在「艾文詩」裏，你老在詩中繞着幾個主題在打轉以及表現，也即是你心中確有幾個很強烈的題旨要提出來探討，是不是？

艾文：我在「艾文詩」一系列的作品創作時有一種感覺：我覺得我們人是一種很渺小的存在單位，而人與人之間又總存在着某一種的隔閡。個人與整體的社會的距離因而顯得遙遠。我們就好像須在某一條路上孤孤單單的走完這一生，雖然我們是活在一個社會裏。所以，這也是我多數詩作中的主題。每一個人的一生都是孤單的走着，我是指心靈上及思想上。（頓了一頓）但都并非完全的絕望。我就有此種感覺。

陳遠帆：除此之外，是否又有其他方面發展的主題？

艾文：還有嘛就是我嘗用詩來表現那種種野性的傳聞，某種……某種醜惡的……感覺，例如「艾文詩」一詩集的「九歌」，它參雜了一些鄉野性的傳聞以及馬來民間的一些迷信、巫俗的東西加插并影响華人的風俗習慣的感覺。

其三：詩人的詩觀

陳遠帆：我想聽聽你評一首詩的好壞準則。

艾文：我看一首詩是以整體貫透為目標，并不單以技巧或單取意象等等，例如我們看一幅大樹的畫，并非只去研究樹枝如何畫，樹根的條線如何好……而是縱觀整體的表現……內容、技巧以及主題的表現是最要緊。我想。

陳遠帆：全面性的感覺？

艾文：嗯，我是看全面性的。任何一方面有了缺憾，都會令我對該詩打折扣……不過，好壞又很難講，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所以憑個人的主觀是很重要的。

陳遠帆：這也是……。

艾文：你說個人化不好嘛？大眾化嘛
就難道一定好？詩并非長篇小說，它能把整個人生浮現及交待出來。一首詩如果能夠完美的表達人生中某一個境況，那已可算完美了。

陳遠帆：我觀察到你近期的詩作以明朗的意象表現言語後的使命及震撼力……

艾文：對，但是我也并不甘心全心的把詩的主題如此表現，在文字背後所負帶的才是真正潛伏的主題。例如近作「橡膠樹」，除了寫膠樹，我還嚐試通過膠樹表現華人目前許多困境。
我當然不會盲目開口甚麼經濟繁榮啦，血汗啦甚麼東西呀，「是我的母親啦……養活很多人……」。

陳遠帆：當然，如果有人永遠的把臭枕頭塞在床上嗅，我相信這也是無可奈何的。

艾文：（繼續道）且想想：膠樹是巴西的「移民」，華人也是移民，但落土歸根，我們為馬來西亞開創經濟市場。我們漸漸的有一種愛國以及歸宿感的觀念，但某一些人卻不承認而把我們當成外來民族，但實際上我們該是一個道道地地的馬來西亞華人了。是不是!?

陳遠帆：當然是有人故意或無意的排斥了這種歸宿意識。

艾文：再例如「牙齒」（刊于「蕉風」三四七期）一詩，假如牙齒每一日的貢獻僅限於磨磨吃吃，毫無改進，它終有一日會被人滅亡掉或如一個民族逐漸的滅亡過程無異。

陳遠帆：這無疑是以小我意識主題擴大為大我的局面。不錯，可謂此類手法代表之作。

其四：民族及地方色彩

陳遠帆：你認為寫詩該有甚麼持守？

艾文：哦，我覺得寫作還是需要帶民族的色彩。如果你把香港、台灣、星馬的作品放在一起卻又分辨不出其中區別，這便是缺少了地方性的色彩及民族的代表性。雖然大家是華人——我是指地方性的色彩

陳遠帆：哦？

艾文：例如你讀朱西寧寫的小說，你立刻會染上一種很強烈的中國人的氣味。

陳遠帆：司馬中原！

艾文：也是。總之，那種民族意識的表達可謂淋漓盡緻……我們一看他們的作品，就會立刻肯定不會是非洲人或印度人（笑。）寫的，而是一個中國人寫的！馬來西亞的作品就缺少此種各個地區性的特色，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色彩，而所要發掘的也在於此。

陳遠帆：對於馬華文壇有甚麼展望？

艾文：（未語先笑）一定不很樂觀，第一：華人本身太現實，對於本身的華文那裏重視，存亡也不放在眼裏，關心的人恐怕也只剩下我們這些寫作者吧了……

陳遠帆：有些「詩」人並不看詩呢！

艾文：正是。所以，信心肯定是没有。還有，以前大家以為全國既有四千華人社團，有人天真地估計：只要每出一本新書，每一個社團可代推售出十本就夠了……（自嘲地笑）……結果呢？我不說，誰也會明白。就算以前不明白，現在也該明白了。

陳遠帆：其他呢？

艾文：好像以往的一些會館贊助出版基金的活動也是如此不了了之。潮州八邑會館的贊助出版基金活動因人事調動，辦了一兩年就停辦，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陳遠帆：理論上來說，如果社團肯積極進行活動推廣華文文學，這肯定是一般無可估量的贊助。在官方的立場看去：我們的文學已可笑的論為一種自生自滅的情況；從在野的民間看去：我們又得不到樂觀的環境——雖然目前有許多人在喊着要着手去改善，但請注意這一點，華人最重「喊」而不在于「作」。這是樂觀的估計中的悲觀，也肯定是我們自己的辱耻。

艾文：另外一點要作者負責的便是作品的質與量的問題，總之，老話一句：我們要拿得出東西來讓大家看看。

陳遠帆：是的，質與量的相應提高也該形成一種勉激作者向上爬的慾望。但我要總結一句：雖然目前的展望肯定是不樂觀的，但我們却對不能退縮。是不是？

艾文：你已先講完了我的話。（笑）

艾文

總是這樣

客廳那些人造草坪

晚上柔和燈光使人面目可親

坐下來看電視

英國人面子 阿根廷人面子

波蘭工會 阿富汗的自由

以色列民族和阿拉伯同盟

美國武器 蘇聯化學毒物

中國主義和越共難民

我們一家五口

轉回來看自己同胞做戲

哭哭啼啼一家親

（八二年五月十九日）

艾文作品表

艾文已出版詩集

1. 路、趕路 (六三年至六六年作品選)
2. 艾文詩 (七〇年至七三年作品選)
3. 大馬詩選 (十首詩)

下列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二年之作品總表：



一九七四年詩作

題目

1. 新年
2. 草
3. 家事
4. 雪女
5. 語言不通

一九七五年詩作

題目

1. 靜靜的看自己
2. 悲哀是不是這樣的

一九七六年詩作

題目

1. 快樂
2. 這菜色的呼吸
3. 航程
4. 回鄉書

一九七七年詩作

題目

1. 過新年
2. 火車站
3. 舊碼頭和印度工人
4. 老朋友

一九七八年詩作

題目

1. 啊！吉隆坡
2. 命運

3. 開簾
4. 吉隆坡
5. 荒墟

一九七九年詩作

題目

1. 公園呵
2. 現代人
3. 即興兩首
4. 相對
5. 月望
6. 戰役
7. 詠清明
8. 歲月
9. 楚河漢界
10. 巴士
11. 鳥
12. 水牛
13. 女流
14. 吉隆坡
15. 天空是甚麼
16. 樹
17. 一則傳奇
18. 棋城
19. 組屋
20. 買菜
21. 早晨
22. 大廈
23. 黃鶴
24. 古廟
25. 說戰事
26. 公式
27. 井

28. 病中小品
29. 像說故事

一九八〇年詩作

題目

1. 噢禮拜天
2. 一九四九年
3. 槍聲
4. 肅清
5. 移民
6. 創痛
7. 巴生港口失火
8. 危樓
9. 橡膠樹
10. 錫米
11. 鬼
12. 現在的我
13. 貓
14. 所謂江湖
15. 河
16. 山
17. 一則寓言
18. 包青天傳奇
19. 位置
20. 教書十七年
21. 旱天
22. 海浪和岩石

一九八一年詩作

題目

1. 在這狹窄的空間
2. 燈火寥落
3. 大山脚巴剎
4. 團年飯

5. 煙火
6. 龍
7. 傷
8. 脚
9. 瘡
10. 刺
11. 傷口
12. 黑夜
13. 癬
14. 病
15. 這些事
16. 老
17. 蝦
18. 生活的速寫

19. 放榜
20. 那些印度人
21. 那些人
22. 鏡子
23. 女人
24. 誌異
25. 我住過的小屋
26. 抽煙
27. 對奕
28. 歸
29. 森林
30. 生活小品
31. 意外

32. 牙齒

一九八二年詩作

題目

1. 倦
2. 他們
3. 生活

河

小溪

在小學時期的日子裏，時不時我總幻想着它，一條彎彎的，有着清可見底的水，清澈明晰得可以看見那一只只的魚兒游來游去，自由自在，那綠綠的水草在水中漂來蕩去，一顆顆一粒粒的石子砌成的床，那就是河。離家不遠處有條河，但並不是所幻想的一樣；那條河也不知有多少歲了，然而養活了這裏的人却是鐵般的事實。

縱然它已與我為鄰了十九個生日，但真正認識它却是那次的水災，大約是十三、十四年前的事，它也帶走了三條寶貴的人命和無數的生命及財物損失，使人談河色變，因而它給加寬，加深了。

曾幾何時我詳細去看過它呢？我又何曾重視它的存在呢？又有幾回我站在橋上俯首下望那人所熟知的——河？事隔多年了，它那陳舊的事蹟已成歷史的一頁；自從加深之後，水災再也不曾發生過，人們也逐漸淡忘了。

最近，不知那來的興致，黃昏時分總是跑到橋上去看看那條與我為鄰了十九年的河；河旁長滿了一叢叢的草，高可及膝蓋，綠綠的，長得非常茂盛，河水黃黃的，穠穠的似是泥水，河邊，蜻蜓棲息在草尖上，一會兒點點水，一會兒追逐玩耍，天空，燕子遨遊啄食，興致一到便來個燕子戲水；這條河也就是這般的美了，可惜它那美麗、自然的面貌

，却給那些人為的破壞了。河面上並沒有漂浮着株株的浮萍，然而一團團的垃圾及死雞却偶而可見。

風拂在我的臉上、身上，飄過來的，並不是那泥土的氣味，也不是那河水的香，而是那些腐爛物質的腐味；我真想回味那河的美，可是給那「香氣」塞着了。

如果河流真有感情的說，也許河水會為自己的下場而哭泣，也許河流會為人們弄髒了它的衣裳而傷心，我相信它會憎恨人們，譏笑愚笨的一羣，說大家忘恩負義，因它乃這里人們的主要食水來源。我想。

進入一個新世界

——代出版前言
溫任平



「驚喜的星光」唱片集設計



「驚喜的星光」匣式聲帶設計

記得八零年五月，我在履質采女棣的信末，以「百嘯」一詞企祝這個年輕的合唱團展其歌喉，試其清音。不久，我獲知「百嘯合唱團」成立，由作曲家陳微崇兄任該團指揮。

「百嘯」的典故源自黃庭壁「清平樂」的末節：「百嘯無人能解，因風吹過薔薇」。這兩句詞必會引起讀者的尋思：是黃鸝的歌聲無人能解呢？還是風動薔薇的聲浪掩蓋了清脆的鳥語？這樣的詞會使人聯想到現代詩的歧義和多義。

是的，現代詩同樣那麼引人尋思，它的文字和意象的運用，它的氣氛和色彩的經營，它的語言節奏的調頻與控馭，在在考驗着作者讀者的心智能力與感性幅度。把現代詩譜成曲，唱成歌，應該有助於讀者消弭心理障礙，直接參與詩中的美感經驗，進入一個新世界。

現代詩需要普遍化，天狼星詩社願意看到有井水或自來水處，都有人會吟唱現代詩，這是我們出版唱匣與唱片的原由和動機。謹為記。

一隻新雛

——天狼星現代詩曲聽後感

□林若隱

現代詩譜成曲的例子，最早的記憶是楊弦將詩人余光中的多首現代詩譜成曲的『中國現代民歌集』，跟着的也是楊弦的『西出陽關』。偶爾會聽到一兩首現代詩譜成曲的「民歌」或「民謠風」歌曲，聽見現代詩譜成的曲子總是令人禁不住的驚喜，嚮往那一個現代詩與歌曲交融合一的境界，甚至希望能以有限的能力去臻至那一個境界。

要將現代詩普遍化，譜成曲以歌唱出，確是個可行的方法。天狼星詩社抱着這個宗旨，出版了星馬第一個現代詩譜成曲的唱片與唱匣——『驚喜的星光——天狼星現代詩曲』，這在星馬的文壇與音樂界不但是創舉，更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第一次聽『驚喜的星光』裏面多首曲子，是在一個悶熱的書房裏，擠了數十個人，歌聲的迴響像嘈雜的音符，祥蒸在身上不住的汗滴裏，那是辛苦的第一次，而我肯定，歌聲會帶領我從歌的旋律進入詩的情境。

反覆聽了聲帶幾次，我真正的喜歡她濃濃的中國味與沉重的落寞感。從每一首詩曲純樸的樂響中，有聽者無從抗拒的旋律，常常，我們盲目的愛聽一首歌只因為她的音旋引人，而『天狼星詩曲』中的每一首歌，有令人心悸的旋律，也有耐人細嚼的用現代詩寫成的歌詞，與音樂配合得好極了。

聽『衆生的神』——溫任平詩，柯俊生曲。詩中的禪味，讓人感覺到自己彷彿是在高山中一間只見遊客不見僧侶的寺裏，沉浸在一片平靜寧穆的氣氛裏。聽『衆生的神』，讓人喜歡葉莉蓉與何球伶兩位女高音的二重唱，欣賞她們各自的表現與獨特的音色，尤其是葉莉蓉的婉轉，非常非常的扣人心弦，第一次聽她的聲音就讓人牢牢記住了。

唱匣第二面的『霜華』——溫任平詩，陳質樂曲，是由葉莉蓉獨唱。以前我讀『霜華』感覺到的是詩人屬於男性的憤怒與無奈，聽『霜華』詩曲，卻給人全然女性的柔婉與幽悒，與『衆生的神』的風格完全不同，『霜華』似乎更耐聽，節奏的快慢配合恰到好處。詩第二節開始：「季節的轉換何其突然！」從首節的緩慢，過門時鋼琴聲的逐漸沉寂到節奏的乍然急促所引起的撞擊力，令人來不及的歎息不已，一直到第二節最後：「推被起床，我們竟需穿起／又沉又重的冷衣」，節奏才舒緩下來，「冷衣」的「沉」和「重」，表露無遺，聽得人好沉重好無助，這或許就是詩曲結合後所臻的境界。

聽了『天狼星現代詩曲』歌集中十三首歌，我會對友人如此道：「我很喜歡『霜華』，『衆生的神』……（看看封套，不捨的說道）……『記憶的樹』，『驚喜的星光』，『易水蕭蕭』……」沒讓我講完，友人打斷我的話說：「不如說喜歡整個聲帶！」那正是我要說的，叫我取捨集中的詩曲，我辦不到，因為每一首都那麼耐聽，那麼中國，那麼沉重且輕巧（這是矛盾語言，我的感受確是如此。）。

『記憶的樹』——張樹林詩，陳徽崇曲，是一首十分特出的現代詩曲。一首現代詩的完成，從詩人理性和感性的定稿後，發表在書報上是必要的，但讀者未必能感同詩人的經驗，詩朗誦，尤由詩人本身當眾朗誦出來，聽者或讀者所能領會的必然更深入，而譜成曲的現代詩更能夠為衆人所接受，應該更能達成普及的效果。『記憶的樹』一詩分三節，前兩節由鋼琴伴奏，女聲唱出，十分喜歡第二節開始處：「樹林是風景，也是臨別相望的阻礙／不知道詩

的身影……」，而第三節卻是由女聲朗誦出，並以鋼琴輕伴，這一段朗誦，每一個聽過的友人都讚賞不已，女聲朗誦時的淡然和音響效果下產生的迴蕩，真的能直闖聽者的心靈深處。所以喜歡『記憶的樹』，所以說她出眾，朗誦與歌詠的互相配合早讓人迴腸蕩氣不已，而她尚能做到配合詩人的經驗與感懷，若果第三節也譜成曲唱出，我肯定效果必不如前，『記憶的樹』這首現代詩曲就不會如此吸引我了。

百囀合唱團的指揮一共譜了五首詩曲，除了『記憶的樹』，還有詩人孤秋的『陋石之歌』，沈穿心的『狼的歲月』，溫任平的『雲與飛簷』和聲匣的標題曲，溫任平的『驚喜的星光』。『驚喜的星光』是天狼星詩社的社歌，而且是節奏感最強烈撼人的一首詩曲，尤其是配上鄭志發敲擊的爵士鼓，給人感覺有如置身於一隊昂揚的奔馳行列，黃沙滾滾，前路迢迢而詩社願以一顆星的燦爛和滿腔的熱血，「把方向帶給尋找水源的旅客」。喜歡「把方向帶給尋找水源的旅客」的緩慢，這是詩的涵意，歌的表現，就像希望給後起的新人能跟上來，跟上奔馳的行列。『驚喜的星光』整首曲子是變化無窮的，從女聲到男聲到男女混聲到輪唱（我不懂音樂術語），音樂在表現意境方面實不弱於現代詩。

整個聲帶，我十分欣賞伴奏的鋼琴手——林英華，三位六弦琴手——陳繼漢、林德才、李文發，爵士鼓手——鄭志發和長笛手——鄭禮德，伴奏者雖只是六人，但在『驚喜的星光』這個唱片的表現與配合可說是天衣無縫，不管是獨奏或與其他樂器之一的合奏，都能扣人心弦，給人的感受不是呆板單調的音響，而是優揚的旋律，沒有狂放的流行曲那種刺耳的音響，卻能撞擊每一個聽者的心弦。

作曲的除了陳徽崇，還有他的四位高足——陳質采，劉友成，柯俊生和陳強喜，這四位高足在高中時期已能為現代詩作曲，而百囀合唱團卻是個年輕得令人欽慕的合唱團，平均年齡只有二十歲左右。

現代詩作者共有八位，全為天狼星詩社中的老將，在詩創作的領域裏各有其一定的水平和優點。唱片與唱匣的策劃人，溫任平在『出版前言』中末段，道出了天狼星詩社出版『天狼星現代詩曲』的動機：「……現代詩需要普遍化，天狼星詩社願意看到有井水或自來水處，都有人會吟唱現代詩……」，八十年代的我們，是的，有這個責任去創造這個新世界，讓

現代詩走進這個世界裏開花結果。詩人有曰：「詩是一個蛋，歌是一隻鳥，孵出來的新雛，鮮羽奪目，妙韻悅耳，使聽的人感到興奮而年輕。」

稿於：一九八二年二月廿八日
重修於：一九八二年四月六日

驚喜的星光

聽後感
驚喜的星光

□陳似樓

『驚喜的星光』是天狼星文化事業公司推出的第一張唱片，也是大馬首張以詩譜曲的唱片。在台灣，以詩譜曲，首先該推楊弦了。他出版了一張『中國現代民歌』，反應很好，據說賣了超過二十版。

由詩譜成曲，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譜曲者和演唱者除了要了解作者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是甚麼，還要將感情投入整首詩中。可喜的是，這張唱片裏的幾位譜曲者和演唱者都表現得很好。

第一次聽『驚喜的星光』裏的一些歌，是在金寶培元國中華文學會裏。那時是由溫任平老師自彈自唱，用的樂器是六弦琴。第二次將整個唱匣裏的歌聽完是在年初一，那時大家圍在溫老師的書房裏聽，開始聽時，覺得有點難接受，但是聽久了，就覺得相當耐聽。

『驚喜的星光』的詩曲，唱的方式頗多變化，有女聲二重唱，獨唱和獨誦，我總喜歡獨

自一人在深夜靜靜的聽歌，在這唱匣裏，有幾首歌我頗喜歡，如『霜華』，『衆生的神』，『雲與飛簷』和『記憶的樹』。

『驚喜的星光』（天狼星詩社社歌）分成兩部份唱，一部是男聲合唱和另一部是女聲合唱，如果與其他歌曲比較，這首歌的節奏顯得比較快。所以也比較容易唱。但是如果與謝川成的『雨簾』比較，後者的節奏比較輕鬆活潑，也容易上口。這首歌吸引聽者的部份是開始時，清脆的六弦琴聲，令人一下就接受了這首歌。

「空山靜（空山靜）
林澤飛不起野鶴
木魚托托……
……………」

這是溫任平的『衆生的神』，由何球伶和葉莉蓉二重合唱。這種唱法令聽者彷彿感覺那種在山中互相迴盪的回響，這首歌的旋律舒緩，予人寧謐安祥的感覺。

『陋石之歌』（孤秋詩）是由女低音——鮑純戀獨唱。她低沉的聲音把這首歌悲哀的氣氛襯托出來，就像是一塊已逾千萬年的石頭正訴說着自己悲哀的身世一樣。

『根的歲月』（沈穿心詩）和『趕路』（藍啓元詩）較難唱，但這並不意味着這首歌不好聽，只是這兩首歌都有重複的和聲，而詩也比較長，所以難上口。

『對聯』（楊柳詩）是一首很短的詩曲。一共只有四行，是以字句相等的對聯的方式來寫。由陳強喜譜曲和獨唱。這首歌雖短，卻蠻好聽。

剛才所提到的『趕路』，它吸引人的部份是將「召喚殷切」重複唱幾遍，然後在唱完整首歌時，停頓一下，再唱「召喚殷切」。令聽者感到像有人在召喚他一樣。

『雲與飛簷』（溫任平時）是一首中國味最濃的詩曲。由陳蘭芝和陳強喜領唱。在開始一段時，由男聲獨唱和女聲獨唱，然後再男女合唱。

『霜華』（溫任平時）由女高音葉莉蓉獨唱。這也是一首很耐聽的歌。首段節奏比較慢，但在第二段時，節奏由慢轉為快，就像季節的轉換一樣突然。

『風鈴』（楊柳詩）也是相當短的詩曲。這首歌特出的地方是將每一句都重複唱出。首段重複每一行的最後兩個字，在第二段時，重

複唱每一行。這種唱法，有一種令人想不到的效果。有一種很好的效果，像是風鈴在叮叮噹噹地響動。

『記憶的樹』（張樹林詩）由陳蘭芝獨唱。這首歌比較特殊的安排是由王桂玲朗誦最後一段。也是這唱匣裏的十三首作品，唯一用到朗誦技巧的一首歌。

『艷陽』（冬竹詩）是由整個合唱團裏的全部男聲合唱，所以聽時會感到一股渾厚的迫人力量。

『易水蕭蕭』（張樹林詩）是這唱匣裏最後的一首歌，也是一首動聽的詩曲。

『驚喜的星光』的確是一張令人驚喜的唱片。

一九八二年二月廿六日稿

蕉風十月號刊出詩專輯
我們需要的是：
詩評論、詩創作及譯作
請踴躍投稿支持

詩與歌的 婚禮

□程可欣

九八二年元月，天狼星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一張唱片和唱匣，命名為「驚喜的星光——天狼星現代詩曲」。此張唱片所收錄的，是由現代詩譜成的歌曲。作曲者都是本國人，為現代詩譜曲，在台灣已不足為奇，但在馬來西亞卻是第一次，所以出版此張由「百轉合唱團」演唱的唱片，對於我國的文學界和音樂界來說，意義應該是深遠的。

現代詩在馬來西亞，不比在台灣，能夠接受並且欣賞的讀者實在不多。如今有人把現代詩譜成了曲，除了讓喜歡詩的人能更深一層的了解與認識現代詩外，也讓一些對現代詩比較陌生的人容易走入詩的世界。

聽過了「驚喜的星光」，才知道為詩譜曲其實並不容易。作曲者必須對現代詩有所認識，並且了解詩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才能把一首詩譜好。此外，演唱者也必須如此，才可以把詩中的感情表達出來。很值得高興的，「驚喜的星光」裏的作曲者和歌者，都能做到這一點。尤其是作曲的陳徽崇、陳質采和獨唱的陳強喜、葉莉蓉、何球伶、鮑純戀以及陳蘭芝都表現得相當不俗。

「驚喜的星光」中有好幾首歌，是扣人心弦的。作曲者透過音符，把詩深刻的印在聽者心中，久久不散。

其中筆者最喜愛的，是「衆生的神」（溫任平詩，柯俊生曲）葉莉蓉和何球伶的二重唱使人覺得在靜靜的空山裏，盪動着重重的迴響，並且洋溢着安詳寧靜的氣氛。柯俊生在醞釀氣氛方面做得相當不錯。

有時一首曲子的節奏和音調，也有必要與詩配合。例如「陌石之歌」（孤秋詩，陳徽崇曲），是由女低音鮑純戀唱出的，調子低沉而節奏緩慢，與「陌石」給讀者的那種死氣沉沉的感覺很相襯。若果該詩被譜上輕快而且多變化的曲子，那就顯得十分的不貼切了。

在「驚喜的星光」中，最富有中國味的，該算「根的歲月」（沈穿心詩，陳徽崇曲）和「雲與飛簷」（溫任平詩，陳徽崇曲）。筆者每次聽「根的歲月」時，總覺得處在虛無飄渺間，這種感受也是詩中的主題「有土沒根」的感受。

「雲與飛簷」的中國味，把「古軼」和「城牆」那種古典雅緻的感覺襯托出來。除此之外，「雲與飛簷」也運用了特殊的技巧。開始時，節奏是慢的，就如一朵雲慢慢的飄過。但是在第二段時，節奏急促起來；而且歌者一直重複「而留不住的，終於」，讓人覺得城牆真的拼命朝上，雲在掙扎。可是最後「留不住的，終於留不住」，節奏變得緩慢而沉重。「絕望的雲」，最終「竟自縊於吾家彎曲的飛簷」，聽過了這首歌，我們會不由自主的嘆一口氣，很覺惋惜。

在「霜華」（溫任平詩，陳質采曲）中，技巧的運用十分貼切，再加上女高音葉莉蓉的獨唱，更能把全首詩表達出來，「霜華」最突出的地方，在於節奏。它的開始是緩慢而從容的，但到了「季節的轉換何其突然！」時，節奏忽然變得輕快而富有跳躍性，使我們覺得季節似乎在剎那之間轉變。然而季節的轉換是突然的，如今竟是「凌晨二時，滂沱大雨敲打芭蕉」從這一句開始，節奏漸漸變慢，直至「我們竟需穿起／又沉又重的冷衣」，一種沉重的感覺在我們心中慢慢擴大，「霜華」的最後一句，也是最富有感情的一句：「我用你聽不見的聲音呼喚你」，葉莉蓉的歌聲，令人心弦震動。

「記憶的樹」（張樹林詩，陳徽崇曲）最吸引人的，是王桂玲的朗誦：

燈火亮了兩岸
不知道那岸是你的家
一個電話掛斷了兩岸訊息
像輕輕地捲起一卷書，再也讀不下去
原來愛情是教我如何看妳離去
原來妳是一棵樹
在我的記憶裏無法連根拔起

那種不經意的，淡淡的朗誦，帶出了一份似濃若淡的感情。尤其是「像輕輕地捲起一卷書，再也讀不下去」，加上陳蘭芝傷感的唱：「不知道終點在那裏我走來／不知道相望是甚麼妳走去」，那種心情是無奈的，惆悵的。像一把刀從心中輕輕劃過，不是激痛，而是隱痛。

一首好詩，譜上一支好曲子；應算是美好的結合。讓我們把它看成是一場婚禮，讓我們祝福這一對新人：詩與歌，「白頭偕老」。

八二年二月十五日



溫任平



藍啓元



沈穿心



楊柳

溫任平，本名溫瑞庭。一九四四年生，現任天狼星詩社社長，大馬華人文化協會語文文學組主任，大馬華人文化協會吡叻州分會主席。著有詩集三冊，散文集二冊，論文集三冊，並主編「大馬詩選」、「馬華文學」、「憤怒的回顧——現代文學廿周年紀念專冊」、「馬華當代文學選」。

張樹林，本名張樹林。一九五六年生，現任天狼星詩社署理社長，天狼星出版社社長，大馬華人文化協會吡叻州分會秘書暨語文文學組主任。曾獲七五年「全國創作比賽」散文季軍，大馬華人文化協會主辦「第四屆文學獎」詩獎。著有詩集「易水蕭蕭」，散文集「千里雲和月」，並主編「大馬新銳詩選」。

孤秋，本名陳順盛。一九五七年生。新聞從業員。現任大馬華人文化協會聯絡組主任。作品收入「天狼星詩選」。

藍啓元，本名畢元。一九五五年生。於彭亨州執教。現任天狼星詩社副社長。著有詩集「橡膠樹的話」，「憤怒的回顧——現代文學廿周年紀念專冊」執行編輯。作品收入「大馬詩選」、「天狼星詩選」、「馬華當代文學選」。

沈穿心，本名陳川興。一九五四年生。新聞從業員。現任天狼星詩社秘書，大馬華人文化協會吡叻州分會出版及文獻保存組主任。作品收入「大馬新銳詩選」、「天狼星詩選」、「馬華當代文學選」，著有論述「傳統的延伸」。

謝川成，本名謝成。一九五八年生。馬大畢業，雙主修中英文，刻肆業教有素。著有論文集「現代詩詮釋」，擅寫文學評論，曾獲大馬華人文化協會主辦「第三屆文學獎」文學評論獎。作品收入「天狼星詩選」、「馬華當代文學選」，並擔任「憤怒的回顧」助編。

楊柳，本名楊麗珠。一九四六年生。現於吡叻金保培元國中任教。現任天狼星詩社財政。作品收入「天狼星詩選」。

冬竹，本名陳寶金。一九五七年生。現任職書記。作品收入「大馬新銳詩選」、「天狼星詩選」、「馬華當代文學選」。



張樹林



孤秋



謝川成



冬竹

『黑澤明專輯』遺話



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

八一年八月號三四一期的『蕉風』給黑澤明弄了個專輯，那很好；尤其是黑澤明繼『德蘇·烏札拉』之後，是相距五年，排除萬難才有機會將據說構思了四年的『影武者』，拍成電影的，實在值得鼓勵。而更幸運的是，在這塊電影協會近於絕種，觀眾經年累月幾乎毫無例外的暴露於「看了一部差不多看了所有」的好萊塢以及香港影片，和「看了一部也就是看了全部」的台灣產品的土地之上；在看多了陳陳相襲的行貨，自覺或不自覺的行將成為固定反應棋式的豬腦袋之時，透過卡波拉和盧卡斯兩位才俊導演的鼎力相助，我們才終於有機會借了美國霍斯公司在日本以外地區的發行網，不用藉着電影協會而看到了已經完成的『影武者』。本片先毋論其成績如何，起碼拍來不是看了上個鏡頭就大約猜得到下個鏡頭將會發生甚麼，就已經令我有出乎意料的許多樂趣了。

『黑澤明專輯』的出現，可謂表示一番心意，雖然做的不夠全面，甚至錯別處也太多，讀來時有引起頭昏眼花之險。這些美中不足，該都是無心的錯失，就像我抓了一家大小去捧『影武者』的場——好多買幾張票呀，沒料到後來得邊看邊「追尋」滿電影院捉迷藏的姪子姪女兩位小魔星，只差沒七孔冒煙。這橫禍即使都是自討，開始也確實是一番好意的！

這裏且試提出幾個有關專輯的錯別處及其他，算是對專輯的「不成敬意」反響吧。

中台辰彌是誰？就我所知，他該是仲代達矢的錯譯？且仲代達矢演出的角色為武田信「玄」，而非武田信「長」。

『椿三十郎』片名，只要專輯裏一出現，似乎都一律誤寫成『「棒」三十郎』，有待留意。

黑澤明作品系列，『電車狂』（港譯『沒有季節的小墟』）和『影武者』之間，遺漏了『德蘇·烏札拉』（一九七五。若想對本片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可查閱七八年一月號二九九期蕉風，內有兩篇討論文章）一片。

頁六十四，專輯裏一文寫：一九六九年，黑澤明和木下惠，市州今及小林政木聯手組織了一間電影公司叫做：「四劍客」。更正確的寫法，該是：一九六九年（關於這個年度，有待求證，我自己所知道的為一九七一年），黑澤明和木下惠介、市川昆及小林正樹聯手組織了一間電影公司叫做：「四騎會」。

勝新太郎拍攝『影武者』途中被開除之事，專輯裏提供了一個說法（勝新太郎利用片場上和黑澤明的對話，在自己所辦立的學校充當教材），至於其他的說法，這兒也不妨提供一個：「勝新太郎求好心切，每天交待其私人助手用錄影機錄下其本人之表演，回家後再度對自己的表演作檢討、琢磨。而黑澤明則認為這種作法是不信任導演的指導，且錄影的攝製影響到黑澤明的工作，雖有製作的東寶公司出面調停，亦因彼此堅持原則不下而宣告破裂。」誰是誰非，則不清楚了。

最後，想說的是，『黑澤明作品簡介』的編排，如果能按照電影拍成的時間先後次序排列，又是否會比如今般的混亂成一片更好呢？

公羽介

江
湖
春

胡天任

而長江黃河不是我們的河
峨嵋秦天不是我們的
山，我衝到賀蘭
要化身一株十面掩殺中
浴血的狂草

在風雲裏寫下：

還
我
河
山

還我河山啊還我
海棠秋葉的一個夢
血霞燒醉了天際，兄弟你就在
天涯，戎守一面
金龍萎瘦的
大旗。城崩樓塌
兄弟你流在
城門上的血，在脚下
枯乾

來不及了，快
來不及了，我
快馬加鞭
怕也來不及了
快，來不及了

燒紅的天燒
焚起狼烟的焚
連連烽火烽火了年年
江北是不斷的燒殺聲，在江南
狂的腥風席捲血雨
紅透秋海棠
刀起。槍飛。雲流。多少星月
閃亮絕望

來不及了

天盡處一鉤牙月數朵星輝
慘澹澹瀉了遍野
映月的征衣，冷冷地
窺視我血櫻的丈八金槍
夜風水寒，露氣濕卻城堞
涼了鑄金字的大旗
蕭蕭，馬鳴長空
倒飛的草木是惶急擦身而過的
箭。征途。鐵蹄下
千里常綠，千里長離
故鄉夜色的天隅
冷晶不是星光，悲涼和觸痛
不能說出你的容顏，那年哪
所以的故事都續成了掌紋
暮色四合，我披起
煙硝飛滅的鐵衣
在滿天血色中，用我的槍
去卜前程

悼慈母

FINAL DE LA BELLA SEÑORA

您患了癌症，含笑而逝
 母親哪，我伏在
 您的懷裏哭您
 不久，在一個偏僻的房間
 四壁冷然，在討厭的時刻裏
 鐘聲滴答，這時刻，和我呱呱
 伏在你懷裏的時刻分別有如天壤
 在你洞開而充滿回聲的房子裏——
 您單獨一人，驅散孩提痛苦的無知。
 （您離我而去
 病入膏肓，絕症
 嚴重地惡化，我的腳
 你懷胎十月孕育而成，
 此刻跌落毫無意義的油門。我的心
 痛苦更甚，
 在麻木不仁的飛機裏貼着小窗悸動
 模糊的德薩斯州，平原上大霧瀰漫
 ，古老的神紙，在阿瑪爾菲（註一）
 、或波斯丹諾（註二）
 露出他們的容顏
 瑪里安巴（註三）的小提琴狂奏，
 美洲的幽谷中
 滿是群鳥的厲叫，
 滿是荒蕪的鬱綠，滿是河流
 濃得幾乎像你那少婦般的長髮。

自你逝世，逝世，逝世，慈母，
 這一切都成了不毛之地。
 你捨我而去，四周再沒有河流、草
 坪
 再沒有地方可去，再沒有你的小房
 間。那房間
 會有無數扇窗戶開向我的童年、夢
 境、歌聲

『世界現代詩粹』

介紹阿根廷詩人——

珀蒂·德米拉



ULYSES RAÚL PETIT DE MURAT

于利斯·珀蒂·德米拉，一九〇七年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曾就讀於聖伊西德羅國立學院。一九四二至四四年獲國家文學獎，一九四三、四四年獲國家電影攝影學獎。曾任阿根廷作家協會主席；阿根廷電影和作家協會主席；一九七〇年獲國家藝術學院大獎。詩集有《羣羣島》（1935）、《紀念品》（1929）、《臉孔》（1931）、《淚潮》（1937）、《跟孤獨當學徒》（1945）、《分開的手》（1951）、《回憶的痛苦》（1977）。電影有《他的好學生》（1944）、《火之地》（1949）、《一個牧人的故事》（1962）等。散文集有《我城之夜》（1979）、《博爾赫斯·布宜諾斯艾利斯》（1980）等。

開向多雨、悶熱而慵倦的秋天，開向
 渾圓的夏天，開向在我血液中深隱的
 潮汐
 我的血液和你的血液相契。你離去
 留下我赤裸一人，置身於死亡的邊
 境。)

你可知道，此刻我抱着你
 就像你昔日腹我一樣？我們再會之
 前
 要經過多麼漫長的妊娠期呀！零落
 的齒髮
 何其多！親吻何其多！
 自你血液的泉源
 生生不息的兒孫何其多
 你只能在我體內存在了
 猶如昔日我只能在你體內存在。此
 刻
 你走入一句鬆散而迂迴的句子，進
 入鏡子；
 鏡子曾見過你烏黑的柔髮
 其間隱約混着灰白
 像月夜的大海，被人遺忘，
 天亮前發白，沒有邊際。

在那裏，在我蒼白可愛的南方，
 我們默默告別。
 你在我體內，就像昔日
 我在你腹中一熾熱渾圓的小宇宙
 那宇宙，你曾經日日夜夜爲我創造。

你把一切給了我。現在呀
 母親，給我死亡吧
 你的聲音已經在喚我。

譯者註：

- (註一)：在意大利南部
 (註二)：在意大利南部
 (註三)：在捷克

Vlysei Pehik de Murat,

白船 看着夜人走過

看着夜人走過
 把寂靜捶成細扁的街
 把燈火揉成焦黃
 沒有菸草
 煙
 看夜人走過
 帶着一片拉讓草的葉子
 和一雙沒有帶子的鞋
 夜人走過
 我在露台
 聽電台最後新聞
 及啜飲你臨去爲我泡下的
 這一杯夜

後記：那夜妳去赴一個華麗的宴，
 我在露台望妳的歸。

扶桑 ● 漢學

● 百年專欄

東京，是我們此行的最後一站。

到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及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研究所作學術演講，應該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這是我第一次飛臨扶桑，一方面和幾位通過信的學者見面，一方面是藉演講會多認識一些異國同道。台北兩個星期會議快結束時，我就「齋戒沐浴」，準備北上作另一場硬戰。

把日本形容作中國以外的「一個漢學重鎮」，實在是一點也不過份。

許多漢學名著，特別是大部頭的書，幾乎都是日本人編寫的；例如諸橋轍次的大漢和辭典，皇皇的十三鉅冊，一萬三千七百餘頁，氣魄之大，真是驚天動地！這部近三十年前的大書，迄今還叫中國學術界汗顏；台北六十年代初期編的中文大辭典，號稱四十餘冊，不過，絕大部分的材料還是過錄自大漢和辭典；大陸這兩年正積極編纂大字典，據說一九八三年年底可以完成初稿，次年可以完成審訂稿，成績是否在大漢和辭典之上，只好拭目以待了。又如二玄社編的書道全集，整整一百鉅冊，不但印得非常精美，而且版面也製得非常清楚，搞藝術的，研究書法的，都莫不參考這部書。

根據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日本全國大學職員錄」的統計，一九七七年全日本四三〇餘所國立、公立和私立的大專學

院裏，從事中國文史哲等各方面的研究和教學的學術人員，共計一千三百二十二人，分別開設將近二千五百門中國的課程，如果將那些著名的名譽教授以及退休的學者計算在內的話，數目就更加可觀了。試想，除了中國，世界上還有那一個國家擁有這麼龐大的漢學隊伍？至於卓然成大家的，那真是數不清了；青木正兒的戲劇，倉石武四郎的語言文學，鈴木虎雄的詩論，藤堂明保的音韻，梅原末治的藝術考古，竹添光鴻的經學，貝塚茂樹的古代史，島邦男的甲骨，吉川幸次郎的文學和歷史，白川靜的金文，武內義雄的子學和哲學，真是數不盡、說不清。說日本是中國以外的漢學重鎮，怎麼會是阿諛之辭呢？

當我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幾位學者的引導之下，參觀研究所的藏書時，一個很強烈的印象不停地在我的腦筋裏烙印着，使我事隔幾個月後，仍然久久不能抹去。整整的五層建築物，藏的盡是漢學研究的書，從善本的線裝書到最近出版的平裝書，簡直像台北的公共汽車一樣，擠得到處水洩不通，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似乎不過如此，更不要說中央圖書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了——「你們簡直把漢學當作你們自己的文化來研究！」我不禁失聲地叫起來。

說實在的，漢學對日本人來說，簡直是他們自己的學問

，如果有一天你向他們宣稱：「漢學是我們的。」他們保證瞠目咋舌，以為你神經有點不正常了。你看，日本學者注解中國的古籍，東洋文化研究所搜集得一籬筐一籬筐，陪我來參觀的松丸道雄教授說，其他幾個大學都莫不如此。前面我舉過經學家竹添光鴻，幾十年前寫的左傳會箋、毛詩會箋，徵引資料之宏博，文句注解之細密，至今還為人所樂道，台北大專上課用它們，研究生寫論文參考它們，使中國學術界失去一些光彩。去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出版，才爭回一些面子。你再看，松丸道雄是研究甲骨學的，他是日本甲骨學會的會長，在他送我幾部書及告訴我這個組織時，我幾乎不太相信，「你們有多少會員呢？」我一面狐疑地問，一面在想，至多大概也只十幾二十個會員吧。「我們有六百名會員。」像這麼冷僻的學會，不但台灣成立不起來，中國大陸迄今也還沒成立，而他們竟然有六百名會員！而且還出了十多期很有水準的學報。如果漢學是外國的學問，他們會這麼樣的熱心嗎？

每想到這裏，心裏總是酸溜溜的；唉，漢學似乎已經給他們佔為己有了！中國學術界如果不再迎頭趕上，將來的漢學專家學者，就只有出現在東京和京都有了。

我們住在文京區本鄉，距離東京大學只有一箭之遙，每天穿梭其間，有說不盡的感觸

。光說日本是個經濟強國，說日本人是經濟動物，實在有欠公允得很；日本固然是亞洲一等強國，國富民強，然而，日本的文化、藝術、道德、文學及學術等等。又何嘗不是雄視亞洲，媲美歐美各國？如果說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她不需要文化、道德等作基礎，就能建立起一個經濟強國，歷久而不衰；那麼，一個強國的建立未免太廉價了。你相信一個家庭一個民族只靠金錢，就能夠稱雄稱霸睥睨幾代嗎？世界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在日本以外，我們只看到日本的經濟；只有踏進日本的土地，才知道這個國家何以嘔吐幾個世紀。

日本商店一般上在門口都擺上很多商品，小呈衛生紙牙膏等日用品，大至相機手錶等名貴東西，從店裏擺到店外，密密麻麻的；亞洲其他地區如果也這樣地擺設的話，不要說相機手錶，便宜如衛生紙牙膏，也都會給人扒走的。在日本，店東經常就「躲」在店舖裏，門口邊及門口外的商品，根本就「遠在天邊」「鞭長莫及」，然而，就沒聽說給人順手牽羊帶走拐走。除了商品，大部分店東還「高雅」得很，門口不是擺兩盆很精心的盆栽，就是在路中央安全島上種上幾株小巧可愛的花卉，購買東西的人固然可以駐足片刻，玩賞盆景；路上行人也未嘗不可以「走馬看花」，比較比較那一家種得別緻有韻。走在日本街道上，是一種享受，是一種高雅，即使是小偷毛賊，也不知道邪念為何物。試想，亞洲那一個國家有這樣的道德水準？

我在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研究所演講的時候，甫剛入座，坐在旁邊的一位最老的教授即自告奮勇地站起來，向大家

說：「今天的演講會，我們還沒決定由誰來擔任主席；看看在座的教授裏，我的年紀最大，所以，就由我來擔任主席吧！」臺下立刻響起一陣掌聲，這位老教授就帶着當仁不讓的神情，慢慢地走向主席臺上去。尊老，原本是華夏民族的優良傳統，可是，日本人卻全部搬過去，並且將這個傳統發揮在現代的工商社會裏，成為這個機械世界、工商社會的潤滑劑。在東南亞，在香港，甚至於在台北，如果有一位老教授膽敢如此「狂妄自大」，恐怕就會招來大大小小的物議，甚至於成為日後嘲笑的話柄了。日本的集會，據說經常就是如此，臨場由最長老的一位「自己站起來」擔任主席，臺下的人都莫不「言從計聽」「千依百順」；你說，這是個工商社會嗎？據說，美國現在正流行一種新風氣，兒子跟父親打招呼，學生向老師請教，都是直呼其名，連「先生」「教授」都省略了，儼然以平等身份出現；說得動聽一點，是「打破彼此之間的隔膜」「把人為的距離縮短一點」「以朋友對待，比較親切」，實際上，這正是人倫開始崩潰的徵兆。人倫道德崩潰了，國家還能單獨存在嗎？沒有肉和骨，皮膚要附在那裏呢？

不但如此，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上，也備受尊敬和禮遇；在老年人面前，不管你認識不認識，年輕人只有必恭必敬的份兒，如果你有甚麼輕浮淺薄的舉動，譬如傲慢地一面搖腳一面站着吸煙啦，或者跪着二郎腿「左顧右盼」地看女人啦，這位老年人按照規矩可以送你一巴掌，痛痛快地教訓你一頓，那個時候，你只有乖乖地如「敗家犬」地低着頭，吭

也不敢吭一聲，至於旁觀的人，只覺得這位老者做得好做得對，那裏會興起幫忙年輕人打抱不平的「邪念」！除了社會上一般性的「權威」，國家也提供了許多「禮待」給老年人；譬如，所有國家經營的交通工具，包括火車、地下鐵及公共汽車等，老年人一律免費。外國的老年人，也在禮待的範圍內。試想，光是以金錢起家的國家，會是如此嗎？單靠經濟來稱雄稱霸，會是如此嗎？

實際上，日本所以成功，除了西方工商業的文明，充沛地吸收中華文化的精髓，恐怕還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如果說日本有甚麼文化，中華文化恐怕就是日本文化的一個主流。學術、風俗習慣、社會禮儀、倫理道德、藝術、宗教、建築、書法及茶道等等，到處都是中華文化的影子，甚至於就是中華文化傳統精神的復活和再生。這裏，或許可以舉些事實來談一談。

「勤」是日本人共同的一個精神，也是他們工作幹活的一個準則。日本已經是一個財力雄厚的國家了，按理來說，可以不必那麼「孜孜矻矻」地賣老命，享受一陣子「二世祖」的清閒，然而，日本舉國上下，時至今日，還是莫不以「勤」字稱著。老教授每天晚上在研究室裏熬到深夜十一、二點，不論春夏秋冬，數十年如一日，幾乎是常有的事情；你說，這是爲着甚麼？已經是教授，再勤下去也沒等級可升了，天天賣老命做甚麼？但是，人家就是如此。試問，這個「勤」字從何而來？還不是古老的中華文化？

「忠」是日本人的第二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戰，那麼多皇軍敢死隊，到處衝鋒陷陣，

是甚麼在作祟？我想，任誰也會知道個中的原委——忠於天皇。今天，日本人把「忠」字和「工作」結合在一道，把「忠」字運用在現代工商的社會裏，成爲發揮速度、效率、可靠最犀利的一把武器。日本人不但輕易轉公司換僱主，實際上也絕不喜愛轉公司換僱主；一個畢業生踏進社會，他的第一份職業，往往也就是他終生的職業。如果你換上兩個職業，不但新公司不會錄取你，你的朋友也會鄙視你，認爲你的操守大有問題。這是甚麼在作祟？無他，「忠」字而已；忠於職守，忠於公司，忠於僱主。試問，「忠」字從何而來？還不是古老的中華文化。

「敬」應該是日本傳統精

神之另一面。敬老這件事，我們前文已經提過了；「敬業」，更是我們今天所應該「舊調重彈」的。日本人不但忠於公司，對自己在公司裏的工作，也抱着一種「無我」的敬業精神，「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不但把工作做到至善至佳的境地，而且，也以此至善至佳的境地爲一種殊榮。「苟且偷安」「得過且過」「敷衍塞責」「偷機取巧」「遲到早退」「拖延怠慢」等等「邪惡的念頭」，恐怕在日本人的字典裏找不到。我們不是有句古老的成語嗎？敬業樂業——很多東方人已經忘記了，然而，在高度工

業化的日本，卻到處可以嗅得到摸得到，你說奇怪不奇怪？

研究漢學有甚麼用？日本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了。對於日本人而言，漢學已經是他們自己文化的一門學問，千多年來，這門學問被他們佔爲己有，而且也成爲了日本文化的主流。通過集體的研究，經過千多年的提煉和累積，他們把中華文化的精髓吸收進去；當西方工商文化來臨之際，他們胸有成竹地協調中華文化，把優良的傳統和精神保留下來，並且和工商文化相結合。日本之所以成功，恐怕跟這個道理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日本沒有雄厚的漢學基礎，恐怕就不會有今天了。

□家殺

餐夜

我們正打算結賬的時候，那警察又進入店來與老板說話。我們都聽見了，暫時誰都走不了，他們正在搜查左邊。說了又去，那餐店老板一味安慰店裏的人：再點些甚麼吃吧。八十一年秋的一週一晚，困在大市中心的某一家小意大利餐店。剛前三十分鐘還坐在A。A。裏聽演講，一堂黑壓壓的人和煙氣和幕上的幻燈照。維也納某間復古派旅遊局，嬌柔鍍金葉子的棕樹和故意的破牆。大部份的人都抵家了吧，已經十時許了，換了雙拖鞋對着電視聽新聞。

檯面裏的伙記乘機會把收音機扭得更大聲一點，一下子廣告歌，一下子報導就在我們此刻身邊不遠處，還有顆炸彈。外加一些實地音響：他調咖啡的噴熱奶機，動輒滋……然後碰的一響。左尼頓連連打瞌睡，開只擔心她的外婆。怕打電話尋不着開的下落，而開始擔心。但是我們都要適應這種二十一世紀的新刺激，彷彿早料到有這麼的遭遇，會不會下一秒鐘吃着的蛋糕連帶碟子、茶杯都碎飛起來呢？還不會忘記蠢蠢對桌左邊靠窗好看的人。

這麼大一面的窗，望出去整段平時忙碌的大街，如今凝靜得像窗框加厚的黑邊。窗子中央橫着湖藍色銀行的匾碑，左上角直豎下來是樓上旅店名字的最後幾個字母，忽然間清楚得像沒有人的舞台。甚至看得到一樓處有人稍掀窗簾望下街來。整個佈局是摩登時期的滴事丟，片和線感。而如果由街上望回來，全排大概只有這間小餐店亮着燈光，裏頭散坐着兩三桌的食客，和站立的伙記。也說不出爲甚麼，卻額外不真實。

文字清通與風格多姿

——中文語法修辭論集（之二）

黃維樑著

一、清通：基於邏輯和常理

現代社會的科技發達，教育普及，然而一般人的寫作能力卻愈來愈低。就以香港而論，政府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居民的知識水準，近年來頗有提高，但中小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卻每況愈下（據說英文方面亦然）。短短一篇數百字的作文，往往錯別字連篇、字跡潦草拙劣、文筆冗贅不通；好文章的基本要求，完全達不到。至於好文章進一步的條件，如識卓學博、詞華采茂等，要在這些作文中去找，那簡直像緣木求魚了。

常人日用的中文字，多達數千個。我國先民造字時，有原則、講道理：全圓象日、弧圓象月、人言爲信、止戈爲武、山奇爲崎、水巷爲港；很多方塊字的形貌筆畫，辨認起來並不困難。可是，也有不少字的形貌筆畫，大同小異，辨認維艱，頗易混淆。例如，郎字和即字的右邊，不盡相同，左邊則有一點之差；鄉字和卿字形體的差別，也不很顯著；盡字上半部有三橫畫，畫字則有四；搖字從八從缶，淫字則從爪從壬；亨字從了，享字則從子；情景一詞從景，意境一詞則從境；……。除非每個人都有文字學的修養，記性又好，且經學接觸中文，否則，在下筆寫作之際，一時之間記不清楚，字典又不在手邊，於是寫了錯別字，這是情有可原的。

（中文的讀音，也往往要靠死記硬背。好像壓字和壓字都從厭，但讀音不同；料字魁字的右邊都是斗，可是兩個字不但讀法不同，且都沒有斗的音。「病入膏肓」的肓字怎樣讀呢？「彗星」的彗字又如何？如果不幸我們的記性欠佳，因此言談之間，有時讀錯了字音，這也是不必深責的。）

寫錯別字（和讀錯音），有時頗值得原諒。可

是文筆冗贅不通這個毛病，應作別論。冗贅不通的文筆不好；好的文筆應該通順簡潔——或者說，清通、純正。而文筆清通與否，泰半是邏輯和常理的問題，用不着我們去死記硬背。

「這是好文章，我們來學習學習吧！」在這個句子裏面，「學習學習」是重複的動詞，其重複的形式是A B A B。「他是好孩子，向來都是規規矩矩的。」在這個句子裏面，「規規矩矩」是形容詞，其重複的形式是A A B B。如果把第一句的「學習學習」變成「學學習習」，把第二句的「規規矩矩」變成「規矩規矩」，就不對了。換言之，動詞重複時，形式是A B A B，形容詞重複時，形式是A A B B，是不能隨便變動的。這裏涉及的，是約定俗成的問題。又好像「你喜歡不喜歡中文呢？」和「你喜歡中文嗎？」這兩個句子裏面的「呢」和「嗎」，是不能互換的；一互換，變成「你喜歡不喜歡中文嗎？」和「你喜歡中文呢？」就不對了。這裏涉及的，也是約定俗成的問題：某種型態的句子要用「呢」字，別種型態的句子要用「嗎」字，不能相混。這就像某甲的血屬A型，某乙的血屬B型，二者不能相混一樣。在這種情形下，用詞造句的方式，以約定俗成者為準則。我們寫作時，要熟記這些句型，才不會出錯。可是，在很多別的情形下，我們只需要注意邏輯和常理，不必死記硬背，就可以寫出清通的句子。

「這篇一千字不到的文章，花了我整整三個小時左右的時間才寫完。」這個句子是不通的。爲甚麼？因爲不合邏輯！「整整」意即剛剛好，不多也不少；「左右」意即大概，是約數。到底寫這篇文章，不多也不少，花了我整整三小時呢？還是大約花了我三小時呢？原來的句子自相矛盾，也就是不合邏輯。

「長江的源頭，來自唐古拉山。」也是不合邏

輯的句子。「源頭」指的是地方，地方是固定不會走動的；而「來自」意含一個由彼到此的動作。既然如此，「源頭」下面怎能接着「來自」呢？原來的病句，可以改成：「長江源自唐古拉山。」或者：「長江的源頭在唐古拉山。」

以上兩個句子，都不通順；現在說不簡潔。「中美各國之所以抵制莫斯科奧運的緣故，是因為蘇聯入侵阿富汗。」這個句子堆滿了垃圾，我們得請文字的清道夫來打掃一下。打掃之後，我們得到這樣的句子：「中美各國抵制莫斯科奧運，因為蘇聯入侵阿富汗。」或者這樣：「蘇聯入侵阿富汗，所以中美各國抵制莫斯科奧運。」每個淨化後的句子，比原來冗贅的病句省了七個字。這多麼符合經濟原則！

「文天祥是一個充滿着極為高度的愛國主義的精神的一個人。」這一句的垃圾更多，那種臭氣簡直使人受不了。大掃除後，我們得到這樣清爽的句子：「文天祥是極為愛國的人。」甚至可以進一步淨化為：「文天祥極為愛國。」這裏簡簡單單七個字，句子完整，意義無缺，而字數不到原句的三分之一。原來的句子，前面來「一個」，後面又來「一個」，好像恐怕讀者會以為文天祥是兩個人，真是囉嗦得可笑。執筆人疊床架屋，揮霍文字，使人痛心。如果人人像他一樣，紙張、油墨的浪費，豈不驚人？世界能源危機和通貨膨脹，不知要因此而嚴重多少倍？此外，還有時間的浪費。七個字的意思，硬要膨脹成二十多個字，這使閱讀者浪費了多少寶貴的光陰？

由此可見，文筆清通與否，往往與邏輯和常理有關。我們做人要通情達理，做事要乾淨利落，誰喜歡蠻不講理、拖泥帶水的人？同樣地，文章要通順簡潔，誰不厭惡語病百出、囉嗦累贅的文字？偶然把曳字多寫了一點，偶然把茜字讀成「西」（此字本讀「倩」，不過，現在似乎讀「西」也不算錯），只怪記性不好，不值得深責。文筆累贅不通，則往往表示執筆人頭腦混淆、思路不清，問題可就嚴重了。其實，我們只要記住清和通這兩大原則，加上對語法有基本的認識，又能夠取法乎上，向文筆真正清通的作家學習，自己寫作時又審慎一點；那末，筆下的文字，自然會通順簡潔的。

近年來香港的中文水準日下，若干人士為此而痛心疾首，紛紛為文檢討這個問題，並指出一般中文寫作易犯的毛病。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用詞

造句要通順簡潔」①，綱領如下：

語法是用詞造句的法則。用詞造句不合法則，出了毛病，就是語病。語病分兩種：

一、狹義的語病：不通順。

不通順的原因：

(一)用詞不當（誤用詞義、誤用詞性）。

(二)造句不妥（句字殘缺、句子混亂）。

二、廣義的語病：不通順之外，還有不簡潔。

不簡潔的原因：

(一)過份口語化。

(二)惡性英語化。

文中我已舉了很多不通順不簡潔的實例，這裏不贅述了。我提出卑之無高論的通順簡潔四字，乃希望大家把握通順和簡潔這兩大原則，寫出符合最低要求的文字，切勿再污染中文、醜化中文，做了中文的罪人。後來為了精簡，我把「通順簡潔」濃縮為「純正」（純即簡潔，正即通順）二字，又一變而為「清通」二字。不過，有些人看了「純正」這類字眼，卻產生誤會，以為純正的中文，就是單調無味的中文；求純正的結果，是用詞造句千篇一律，沒有作者個人的風格。其實這些擔憂全無必要。去年底，我在香港「青年文學獎」主辦的講座上，和與會者討論「純正的中文」這個題目，就清清楚楚地指出：文字純正無礙於文學風格多姿的發展。本年初在報紙上發表的短文，也有這樣的話：「提倡純正的中文，絕不等於排斥口語，也不排斥善性歐化的句法。在文字純正的大原則下，我們可以保有多姿的文學風格。」「刈除了枯枝敗葉的花圃，開的可以是爭妍鬪麗的百花。」②現在，我把去年底演講的內容修訂整理一番，寫成下文，以說明文字清通（純正）與風格多姿是並行不悖的。

二、張愛玲：濃麗而陰沉

下面我舉出幾位當代作家，指出他們的文字，大抵都符合清通的原則，卻又各有不同的風格。先舉張愛玲「金鎖記」的一個片段：③

世舫回過頭去，只見門口背着光立着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臉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團龍宮織緞袍，雙手捧着大紅熱水袋，身旁夾峙着兩個高大的女僕。門外日色昏黃，樓梯上鋪着湖綠花格子漆布地氈，一級一級上去，通入沒有光的所在。世舫直

覺地感到那是個瘋人——無緣無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長白介紹道：「這就是家母。」

「金鎖記」的主角是七巧，就是引文中那個「小身材的老太太」。她的兒子叫長白，女兒的男朋友叫世舫。七巧因為一生得不到愛情而心理變態。張愛玲這一段文字，從側面和背面寫七巧，給人一個「毛骨悚然」的感覺。張氏的人物寫法，受「紅樓夢」的影響很大。她對服飾陳設喜作工筆的摹繪。引文說她「穿一件青灰團龍宮織緞袍，雙手捧着大紅熱水袋，……樓梯上鋪着湖綠花格子漆布地衣」，這正是張氏的拿手好戲。她又擅於以景襯情，使文字含蓄言外之意。「一級一級上去，通入沒有光的所在。」一句，就很具象徵意味。而張愛玲的文字是清通的。這段引文，在劣筆之下，大有可能被糟蹋成這個樣子（有旁點的字是我加上去的，都是些枯枝敗葉、駢指贅疣）：

世舫回過他的頭去，他只是見在那門口的地方背了着光有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在那裏立着④，她的臉世舫是看不清楚，她穿着一件青灰團的織緞袍，她底一雙手上是捧着一個大紅的熱水袋，……

着重感官的描寫，是張愛玲小說的另一特色。下面這幾句引自「茉莉香片」，可以為例：

家裏冷極了，白粉牆也凍得發了青。傳慶的房間裏沒有火爐，空氣冷得使人呼吸間鼻子發酸。然而窗子並沒有開，長久沒開了，屋子裏聞得灰塵與頭發的油膩的氣味。

「白粉牆」、「青」等屬視覺，「冷」、「凍」等屬觸覺，「酸」、「油膩」等屬嗅覺和味覺。短短數十字，已觸及了多種感官。張愛玲自己從小就喜歡聞各種異味：霧的輕微的霉氣、廉價香水的氣味、汽油的味道；「火腿鹹肉花生油攞得日子久，變了味，有一種「油哈」氣，那個我也喜歡。」⑤在上面的文字中，描寫嗅覺的地方特多，真可說文如其人。這段引文，在不清復不通的筆下，可能給醜化成這樣：

由於他的家裏的寒冷度是極高的緣故，所以造成白粉牆也被凍得發了青的情形出現。在傳慶的那

個房間裏是沒有一個火爐的存在，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那裏的空氣……。

三、蔡思果：清樸而溫厚

文字清通，而又能保持自己的風格，這就是張愛玲的特色。我們再看看蔡思果的散文⑥。下面是「香港之秋」中的一段：

我是個清寒人家的孩子，又碰到抗戰和逃難，過了多年艱苦的日子，因此節省成了習慣。即使在一九五幾年從不鬧水荒的時候，淡水也從不用得太多，能保持清潔就算了。看見別人作踐物資，總覺得不捨。當然非萬不得已不坐計程車。早在油荒、能源成問題之前，就是隨手關掉不用的電燈的了。我的西服着了二十多年還是神的，式樣可以舊得又重新時髦起來。汗背心破了就做抹布。這種習慣根深蒂固，有時自己覺得很蠢，有出息的人是多賺，不省小錢。不過我的節省也有惜物的用心。想到世上別的人缺乏物資，就不好意思多用了。不過有我這種脾氣的人，現在甚至以為秋天寶貴的光陰也可以節省，當然荒謬。

思果與張愛玲不同。當然，一個是散文家，一個是小說家，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二者有這些顯而異見的差別。不過這些分別並不是我們要注意的。我們要注意的是，張愛玲文字濃麗，思果文字清樸。思果從身邊的大小事物出發，用雅潔的文筆，抒情說理，有溫柔敦厚、循循善誘之風。他的道德感頗強，總希望作品有益世道人心。上面所錄的一段文字，縷述他節約的習慣，態度誠懇，讀來令人肅然動容。又好像他的另一篇散文「吃喝」，娓娓詳道中西飲食的藝術；臨結束時，諄諄告誡讀者，說人生的要務很多，我們不應在吃喝上花費太多時間和金錢。

張愛玲的小說，往往氣氛陰沉，常寫人性軟弱黑暗的一面（上文引證過的「金鎖記」可以做例子），卻少了道德判斷；這與思果的苦口婆心、勸世為懷，誠然甚異其趣。思果曾痛詆作踐中文的人，多次為文呼籲大家寫好中文，並有專事教人如何免受惡性歐化之害⑦。他的文筆清通，自然不在話下

。下面是思果原文醜化後的樣子，大家比較一下，就知道原文好在哪裏了。

由於我是一個清寒的人的一個孩子，而且由於我曾經碰到過抗戰和逃難，曾經渡過了很多年的充滿着艱苦的日子，因為這些關係的緣故，因此節省就成爲了我的一個習慣。……當我看見別人是在作踐物質的時候，我總是感覺到是不捨得。……我早在油荒與及能源都是沒有成爲了問題之前，我就是隨手對不用的電燈進行關掉和不用的了。至於我的西服，在給我穿着了二十多年之後還是維持着新的情形存在，它的式樣是可以舊的又重新的是成爲時髦起來的時裝。當我把我的汗背心穿破了之後，我就把它做爲一個抹布的那樣作出了運用。我的這種老習慣是根深蒂固，有時覺得很是蠢的我自己……。

四、錢鍾書：淵博機智而多諷

錢鍾書的散文，又另樹一幟^⑧。錢氏博學彊記，精通中西文學，文章徵引繁富，擅用比喻，風趣而機智，以諷刺見長。下面引錄散文「窗」的片段，以見其風格之一斑。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劉熙釋名說：「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正跟凱羅（Gottfried 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謂：「雙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歷歷，」同樣的只說着一半。眼睛是靈魂的窗戶，我們看見外界，同時也讓人看到了我們的內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轉，所以黃山谷說心動則自動，孟子認爲相人莫良於眸子，梅德林克（Maeterlinck）劇裏的情人，接吻時不許閉眼，可以看得見對方有多少吻要從心上昇到（Monte）嘴脣上。

引文不到二百字，卻已引了中外五個人物的言論。這五個人物，中國的計有戰國的孟子、東漢時的劉熙和宋代的黃山谷；外國的則有凱羅（十九世紀瑞士詩人及小說家）和梅德林克（十九世紀比利時作家）。引文第一句「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是比喻。錢鍾書是比喻大師，作品無論是小說也好、散文也好、論文也好，一定少不了巧譬妙喻。他的文章常以比喻啓其端。「寫在人生邊上」一書的序，第一句是「人生據說是一部大書」，這是比喻。書中

「喫飯」一文第一句是：「喫飯有時極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喫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喫菜，正如討濶老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看到這個喫飯的比喻時，讀者如果噴飯，錢鍾書一定因爲計已售而沾沾自喜了。思果的「吃喝」一文，雖然也有輕鬆幽默之處，可是，論幽默風趣的份量，思果的只是小吃，錢鍾書的則是大宴了。錢氏文章的雋語警句，俯拾即是。「說笑」一文的第一句是：「自然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變成了文人的職業。」被諷刺的人讀來，真是哭笑不得。同一篇文章裏面，還有這一段話：「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們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臉可笑，我們對着他笑。小花臉使我們笑，並非因爲他有幽默，正因爲我們有幽默。」錢氏把幾個關鍵字眼「幽默」和「笑」等搬來弄去，如運諸掌上，而幽默也就來了，讀者也就笑了。錢鍾書喜歡「搬弄」文字，對於別人的警句，他自然要搬過來弄在自己的文章裏。「窗」那篇文章，反覆論述窗與門的異同，就這樣「搬弄」過別人的名言：「繆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甚麼夢（*A Quoi revent les filles jeunes*）那首詩劇裏，有句妙語，略謂父親開了門，請進了物質的丈夫（*materiel epoux*），但是理想的愛人（*ideal*），總是打窗子出進的。」錢鍾書清通的文字，我一如舊貫，從反面予以說明。

我常常在想着的是一個窗是可以算作爲一間房屋的一隻眼睛。據劉熙在那本書名叫做釋名的著作裏面所說的「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正好跟凱羅所寫的那首叫做晚歌的第一句所謂的「兩隻眼睛就好像兩個細小的窗子一樣，佳美麗的風景都清清楚楚的收羅在那裏」的說話有着說着了一半的同樣的地方存在。

五、楊朔：綿密嚴謹而樂觀

楊朔的文章，又別有風味^⑨。他的散文，不像錢鍾書那樣幽默多諷刺，而充滿了溫暖樂觀的感情。楊朔的散文，在謀篇佈局上極見功夫。以下所引，是「茶花賦」一文上半部的幾段。

今年二月，我從海外回來，一腳踏進昆明，心

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論季節，北方也許正是攬天風雪，水瘦山寒，雲南的春天却脚步兒勤，來得快，到處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動花事。

花事最盛的去處數着西山華庭寺。不到寺門，遠遠就聞見一股細細的清香，直滲進人的心肺。這是梅花，有紅梅、白梅、綠梅、還有硃沙梅，一樹一樹的，每一樹梅花都是一樹詩。白玉蘭花略微有點兒殘，嬌黃的迎春却正當時，那一片春色啊，比起滇池的水來不知還要深多少倍。

究其實這還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請看那一樹，齊着華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綠的樹葉中間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樣紅艷，每朵花都像一團燒得正旺的火焰。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見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這句詩的妙處的。

這幾段說的是昆明西山華庭寺的花事，修辭上最明顯的是頂真法。第一段以「花事」終，第二段即以「花事」始。第二段以「春色」終，第三段即以「春色」始；而一終一始，都包含一個「深」字。第三段結束的「春深似海」，乃有呼應並收束上文之妙，而這裏也正是全篇文章的一個高潮。這個高潮因茶花的出現（「……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見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這句詩的妙處的。」）而掀起了。茶花的出現，是事先經過作者的細心安排的。梅花、白玉蘭花和迎春花等配角先後登場後，主角茶花——這篇散文題為「茶花賦」——才在乎呼萬喚中出來與讀者見面。楊朔在這裏用的是戲劇手法。此外，他也酌量用了些比喻，如：「雲南的春天卻脚步兒勤，來得快，到處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動花事。」「每一樹梅花都是一樹詩。」「每朵花都像一團燒得正旺的火焰。」不過，論比喻的新鮮繁富，楊朔是不能與錢鍾書相比的。「茶花賦」整篇作品所用的修辭技巧，重要的還有雙關語和象徵。作者着意寫童子面茶花，在文章快要結束的地方，作者看到花開了，於是高興地說：「童子面茶花開了。」那時正好有一羣活潑可愛的小孩子，仰着臉來看花，所以這句話實在一語雙關：既說童子面茶花開了，也說出小孩子可愛開心的樣子。這篇散文所用的象徵就在此地：童子面茶花代表的，正是作者心目中家鄉年輕的面貌。象徵是楊朔慣用的技巧，「櫻花雨」一文也用了這樣的手法來結束：「風雨能摧殘櫻花，但是沖風冒雨，櫻花不是也能舒開笑臉麼？……如果櫻花可以象徵日

本人民，這風雨中開放的櫻花，才真是日本人民的象徵。」至於楊朔清通的文字，我再以同樣的反面手法，說明如下：

今年二月從海外回來的我，當我那一隻脚進行踏入昆明的時候，我的那一顆心都是醉了。由於我是北方的人的緣故，所以在季節這個問題上來說，北方也許正是存在着攬天風雨、水瘦山寒這個客觀的自然現象的情形出現，……。

……在我還沒有到那個寺門之前，我可以在那遠遠的地方就可以聞到一股散發着一定程度的細細的清香的香味，它一直滲進人心與及肺的裏面。

六、余光中：精新鬱趣博麗豪雄

最後要舉的是余光中的作品。在筆者編著的「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⑩一書的導言裏，我用了「精新鬱趣，博麗豪雄」八個字，來形容他作品的風格。「精」指精鍊。余光中和思果等對文字敏感的作家一樣，對冗贅、夾纏、惡性歐化的中文最為反感。余氏也寫過不少文章，聲討這類拙劣的文字。筆者自己就受了他們相當大的影響。余光中的文字非常精鍊，近來的散文，好些筆法且有接近文言的傾向。「新」指創新。小至一個比喻，大至一個意境，常有新意。他的散文句式，長短變化多端，更不同凡響。「鬱」兼指情思的沉鬱，和風格的鬱茂多變。「趣」則是幽默和趣味，這一方面，余光中的散文和梁實秋、錢鍾書的，可說一脈相承。「博」指有廣博的學問以供驅遣，使人於欣賞文采之餘，復有如入學問寶山的感覺。在作品中處理學問的手法，余光中和錢鍾書頗不相同：錢往往把中西典故讓嵌在作品上面，余則鎔鑄到作品裏面。「博」更指想像世界的博大遼闊。作家的想像力愈大，創造出來的比喻就愈豐富。余和錢一樣，都是比喻高手。「麗」指瑰麗，指雋語麗句。「豪」指自豪之氣，「雄」則指雄渾之勢。下面錄「高速的聯想」中一節以為說明：

高速令人興奮，因為那純是一個動的世界，擋風玻璃是一望無的窗子，光景不息，視域無限，油門大開時，直線的超級大道變成一條巨長的拉鍊，拉開前面的遠景層樓摩天絕壁拔地攸忽都削面而逝成爲車尾的背景被拉鍊又拉攏。高速，使整座雪

山簇簇的白峯盡為你回頭，千頃平疇旋成車輪滾滾的輻輳。春去秋來，多變的氣象在擋風窗上展示着神的容顏：風沙雨露和冰雪，烈日和冷月，沙漠裏的飛蓬，草原夏夜密密麻麻的蟲屍，撲面踴來大卡車輪隙踢起的卵石，這一切，都由那一方弧形的大玻璃共同承受。

此處寫的是作者在美國高速公路上開車的經驗。雙手放在方向盤上，大力踏油門，車子向前飛奔，這時，擋風玻璃呈現一幅詭麗多變的景象。這個意境，是現代工業文明迫出來的。奉朱自清、冰心的作品為散文圭臬的人，筆下不可能出現這種陽剛雄渾、節奏急促的文字。這個新意境的形成，頗得力於一個新鮮有趣的比喻：「直線的超級大道變成一條巨長的拉鍊，拉開前面的遠景層樓摩天絕壁拔地倏忽都削面而逝成為車尾的背景被拉鍊又拉攏。」「拉開……」至句末，一共三十五個字，這正代表余光中憂憂獨造的句法①。「高速的聯想」和其他作品裏面，每到抒發激昂情緒的時候，或者摹狀濶大景象、急速動作的時候，余光中就修煉長句，以加強氣勢，使形式與內容得牡丹綠葉之效。他的長句絕非累贅拖沓拙劣不通的冗文，不是老婦一層復一層糾結不清的纏腳布，而是美女翩翩善舞的盈丈綵帶。現在筆者五施其技，以證明余光中文筆的清通精鍊：

高速之所以令人感到有一種興奮的感覺存在着是因為那純粹的是呈現着一個充滿着動感的世界的緣故。從看來好像彷彿是一望無際的窗子的擋風玻璃之中，呈現着……。由於速度非常之高的這個客觀原因，使整座雪山作出了主觀的簇簇……。

七、文字清通無礙於風格多姿

看了上面五位作家的文字，我們應可確信「文字清通（純正）與風格多姿是並行不悖的」這句話了。當然，文字清通的作家，絕不止於上述五位；而上述五位作家的文字，也不一定篇篇清通得半點瑕疵也沒有。古人寫作的態度，比一般現代人的，認真審慎得多。可是我們在古人的文章裏，仍然可以找到毛病。指瑕式的批評，古人如劉勰和王若虛，已做過不少。現代的作家，不論文字修養怎樣好，有時由於趕時間，筆下偶爾的錯失是難免的。有

些作家在寫作生涯的前期，因為功力不逮，或者那時對文字的看法，沒有後期的那樣精當，所以在少作裏面犯了「清規通例」，也是常有的事。何況，十全十美到底只是理想中的境界。不管怎樣優秀的作品，在顯微鏡之下，還是往往有一、二污點的。

（大體上，最最下等的文字，其清通俱欠的毛病，連患了近視的肉眼都看得一清二楚；稍為好一點的文字，則用普通的肉眼就能發現其沙石瘤疣；再好一點的，則要用放大鏡了；最好的文字，則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我們還要知道，清通與否，雖然有標準，但標準並不是絕對的。有了上面這些認識，我們才可以一方面標舉清通作為準則，追求用詞造句的完美；另一方面則不致評起文章來，頑固偏執，過份吹毛求疵。

「吹毛求疵」使人想起「修辭」一詞中修字的意義。「說文解字」說：「修，飾也；從彡，攸聲。」就是毛。接着又說：「飾，刷也。」所以，修就是刷的意思。刷甚麼呢？刷毛！（當然也可解作刷別的東西。）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在「修」字下說：「不去其塵垢不可謂之修，不加以縛采不可謂之修。修之從彡者，洒刷之也，藻繪之也。」在「飾」字下說：「凡物去其塵垢即所以增其光彩，故刷者飾之本義。而凡踵事增華皆謂之飾，則其引申之義也。」段玉裁這段注釋，正好用來說明清通與多姿的道理。

現代很多少女，喜歡蓄長頭髮。最近兩屆的香港小姐鄭文雅和戴月娥，長髮披肩，輕風吹來時，秀髮飄逸，頗多韻緻。少女及肩的秀髮上面，還可以打個蝴蝶結，插朵茶花（如「茶花女」的主角瑪格麗特）或玫瑰花（如「日出」中的陳白露），那就更嫵媚動人了。打結、插花，就是加縛采、藻繪，就是踵事增華。不過，少女在打結、插花之前，絕對必須先把頭髮洗刷乾淨。在又熱又潮濕的大都市，如炎夏的香港，倘若某某小姐的及肩長髮半月不洗不刷，蓬亂的髮叢中，滿是灰塵、汗漬、油垢、頭皮，而此時也，她雜然紛然在三千煩惱絲上打結插花，那景象——還有那時味——能不令人作三日嘔！

頭髮要先洒刷而後藻繪，文字也要先洒刷而後藻繪，文刷使文字清通，清通後才加上文藻華采；各家的文藻華采、性情思想不一，文學乃在清通的大原則之下，保有多姿多采的風格：張愛玲的作品濃麗而陰沉，蔡思果的則清樸而溫厚；錢鍾書淵博

機智而多諷，楊朔則綿密嚴謹而樂觀；余光中則清新鬱趣博麗豪雄；……。總之，文字清通純正，無礙於風格多采多姿；清通的文字，且是多姿風格的根本。

〔註釋〕

- ①載於「明報月刊」一九七九年十月號，後來收入本書中。
- ②見「明報」（日報）一九八〇年一月廿、廿八日及五月九日的「學苑漫筆」專欄。
- ③張愛玲生於一九二一年，在上海長大，曾在香港讀大學。目前居於美國。著有「張愛玲短篇小說集」、「秧歌」、「赤地之戀」、「怨女」、「流言」、「張看」等。
- ④不清不通的文字，也常在名作家的筆下出現。郁達夫的「沉淪」就有這樣的病句：「終古常新的皎日，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在那裏」幾個字完全是多餘的。我在「略評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刊於「書評書目」一九七八年四月號）一文裏面，指出過郁達夫的毛病。余光中的「名作家筆下中文之西化」（刊於「星島日報」一九七九年八月廿九至卅一日）也指出多位作家的毛病。
- ⑤見張愛玲「流言」（臺北，皇冠，一九六八）頁一九五。
- ⑥思果本名蔡濯堂，江蘇人，一九一八年生。著有「藝術家肖像」、「看花集」、「林居筆話」、「翻譯研究」等書

- 。本文引錄的「香港之秋」一文，刊於「明報月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號。
- ⑦讀者可參看「翻譯研究」（香港，友聯，一九七二）及「香港學生的作文——專談遣詞造句」（同上，一九七六）。
- ⑧錢鍾書，一九一〇年生於江蘇。著有「圍城」、「學在人生邊上」、「人獸鬼」、「管錐編」、「舊文四篇」等書。
- ⑨楊朔（一九一三——一九六八），山東人。著有「三千里江山」、「洗兵馬」、「楊朔散文選」等書。本文引錄的「茶花賦」與「櫻花雨」皆出自其「散文選」。
- ⑩本書於一九七九年由臺北純文學出版社印行。余光中，一九二八年生，福建人。著作甚豐，詩、散文、批評都有，詳見「火浴的鳳凰」一書。本文引錄的「高速的聯想」一文，收在余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一九七七）中。
- ⑪這個三十五字的長句，可作這樣的停頓：「拉開前面的遠景、蜃樓摩天、絕壁拔地、倏忽都削面而逝、成為車尾的背景、被拉鍊又拉攏。」

——一九八〇年七月——

周望樺散文兩篇

大江東去

風鈴起，反常蕭瑟的三月，我們一群人抓起破爛的行囊，匆匆背向大學城，遠去……

回首三季九重陽開落的三月，狼煙，仍升起在千瘡裏，鼓聲隱隱不息。戰場如古春秋戰國，橫馳蒙蒙千里的單騎道上，劍影在陽光中閃爍，消失一如轟然而去的迅雷。三月的重陽道上，林谷的鳴聲響起一眼的陌生。撒一張記憶的網，竟無法再捕捉甫踏入城門時的那份完美。松風吹皺，他記憶的舊網，掀起進城的那陣雀躍……

那個五月的花季，赤道之南的小暖陽在叢林間弄影，你說那花季多令人迷戀。六十餘顆織着不同憧憬的心，在白雲放牧的朗日，松濤呼過林谷山巔嬉鬧的晨暮，跳躍的，進入滿是花香的南園。星旗豎起，燃起的希望懸掛在排排棕櫚捍衛的叢叢花間。

這兒原不是避風的海港，青青城廊，呼着疾風豎起繽紛的戰旗。干戈鐵馬，在儒林道上交起琅琅的槍聲，從天早到暮落，及至風在相思林擊起停息鼓。

儒林是浩瀚的一際無垠海，三閭大夫的愁恨刻在楚辭端正的方塊字裏。歸去來兮，無奈夜黑風高，遮攔了茫茫的前去路。遂昂首天問，滋蘭九畹，都化成了蕭艾，二千年前的悲劇，輾轉於今不斷。太史公長眠，西安古墓，墓碑銘刻冤魂屈辱的悲怨。還有蝴蝶庄周的追逐、竹林七子的漫遊。走出儒林，將如板上的字迹，日子一抹無踪。

考試是另一場沉重的戰役，指數的上升下降，凡城內的子民都必須服這場苦役。然三月的相思落後，戰袍掛起，劍入劍鞘，嗚嗚隨時序匆忙遠去。考場的失意都填滿湖畔淒淒岸草潮濕的胸臆，或由冷靜的湖水分憂。

說及湖岸，坡岸旁那列松陣是最資深的裸婦，松風陣過，跌落滿地滿湖的松枝，乃聚沿岸，侃侃述說星白髮人的歷史，邁跨孔仲尼的老門外。在太美八月的晚上，沒有清音的六弦琴，而薄朦的月光屬意古老，照一波一亭的柔美，就幾杯淡茶，與太白共舉明月杯，醉臥池畔，便漸漸升起了笙歌，這詩意以後能尋麼？城廓外，不會有斜臥的青山、不會有原始的湖邊蟲草望斷朦朧的弦月。

且撐一把陽傘，於小雨飛落的暮色靄靄下，獨自追尋太白牧之的詩魂？或該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的情境不合於此逗留？城牆之外，都該是飛躍的馬蹄，像那年陳勝雨點亂下之際，身驅烈馬，麾十萬大軍，向僕僕風塵的北方馳馳。

那一段相往相樂的時光，相斗相勾的歲日，在離城之際，都幻為一盞鮮花，贈遺遠人。

憶起第二個五月的花季，那季節有雨。嗯，雨這樣下最好。他們其中一人，卻帶雨盞落寞遠去，在天國內築另一所白門，永身居住。人人皆須所往，而她先走了一步。

三季短如三朵隨風飄散的雲，而有人絞盡心腦，苦思划破他人的皮肉，有人忙於編織阻塞江河的神話。多少爭執、敵視、猜疑與報復；多少單純、自私、奸詐與無知，都踵跌林內，格斗成每一個小小的情節。而故事的轉捩點，卻安置於卷囊離城之際，落落心懷，統一在離城的情緒裏。

來自不同的脈管，聚居在滿坡相思林的廓內，抄報告上研討的方式將永懸掛在雲南的煙雨裏，不再浸身圖書館，或走上聳高的美輪，坐望連綿煙霧的遠山黛黛，靜水孤繞，吟咏王昌齡邊塞的關山凝愁。離城後寄迹於瘴氣的烏煙裏，還能許可擁有這份清靜？

陽關沒有三唱，不飲送離的葡萄美酒，更無庸效法古人長亭折柳相送。舟子們且揚帆，划出港灣傾聽大浪力擊海崖的聲響。待他日回顧這會置身的河岸，也許會勾起一串無奈的回憶。睡時夢見人生是美，醒來才發覺是責任。重疊的遠山依然蒼秀，晨霧依然保護小湖，唯人已飄散。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子且這麼說了，況乎我們？但效蘇子，執關東大板，唱大江東去……

煩悶季

那日你以雙睫問我，以後的春季要扯上甚麼？我遂無言答你雙眸，無言代表霧之外還有青山。這一季只有霧，日日復踏每一個相同的節奏，刻板一似機械。不再是一朵飄逸的雲，那雙皮鞋踏着一段方格子的狹路，路不長，亦不變化。每一個人走完全程之後，以方帽為贈品：新大、榮譽學位。日日，白雲陪陽光嬉戲於每個清晨。雲追逐陽光自東至西，一萬八千里外，然後休息。我們追逐知識，在重重茫茫的千山裏。

九點，坐於課堂，課堂貼着數個千瘡的影子，冷氣不冷，筆在紙上狂舞，不是華爾茲，無有節奏，無有音符，趙匡胤打完勝戰之後，李太白遂以狂士之姿粉墨登台，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太白走來，自發香的字行間……下課，走出盛唐，一隻鐵鳥橫空走過現代。

下午，自囚於圖書館，冷氣呼呼吹來，位子爆滿，地板之上亦排滿了人。瞌睡的屬於少數，每一對瞳子都貪婪搜索書的維他命，然後據為己有。偶一抬頭，誤以為置身服裝展覽所，色彩庸俗複雜，加上新潮，衣單薄得可憐，於是有人說這裏是蝴蝶的王國，彩蝶繽紛。課室以外，圖書館成唯一的避難所，所有的難民飢渴，遂嗜書本為糧。圖書館不靜，有蒼蠅之音自小嘴而來，不停，一似吃書本般貪婪。書牆之外不再有風景線，若有一汪小湖或者一園的綠誕生在大學城，許多人一定跳出圖書館厚大的手掌，吸一吸林野的清新。

黃昏，復循方格的小路歸來。日日如此，燈下，遂歸寧一一書的故鄉。古代近代現代，只是沒有將來。榮譽學位，多吸引人的名詞。我們是候選人，當論文寫成，通過畢業考，那名詞便為我們所擁有。尚有半載，半載後二度擲上方帽，這次比上次更沉更重。倦了，冥思於板床，呼吸那一股苦悶。

飄去的三載，像飄散的三朵雲。去年三月（南方的三月杜鵑不啼血），從考場捧出後，我們便窒息着，P·S·C·，加上表格，及數目字。表格不屬於男孩子，男孩子僅有兩途：榮譽學位、當兵。想起當兵，心中復爬滿了回憶。明年這一季，軍營等我，等我沖鋒，等我跳出書牆，然後帶子彈同去踩呢。以後的日子不再有圖書館的影子，只有陽光和紫外線。

去年一群人離散後，就不會再完整組合過、有人獲得工作、有更多人接到拒絕信。於是彼此都無有勇氣相見，相見必有許多煩悶的落瓣飄自眼睫。少數進了榮譽學位，呆多一年是一種榮幸，也是暫時的避難所。

煩悶季，有雨。雨愁的淒迷，雨來自白石的麗詞裏，來自雲識的小調裏。雨中渡過方格的小路，來自赤道的風不冷，方向是圖書館，圖書館是寄托與解脫的代名詞，悶呀淋雨更令人煩悶，風和雨勾不出半點詩意，連傳奇也沒有。那座球場是虛設的，就是雨不來，影子僅是匆匆而過。影子皆屬骷髏，皆屬麻木。日日，回復每一個相同的動作，季季如此，煩悶季更是如此。連餐廳所呈的都刻板不變。雞飯、雲吞、叉燒，還有一杯水。消化器官死亡，吃竟成每日機械的課程，一似沉重的功課排山而來，一似東海岸的填土。沒有知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季，你再問我以雙睫，霧該去了，我將携你，至青山之上，與柔陽談天……



訪客

Punyakante Wijenaika 著 ■ 李德全譯

黛

雅士太太唯一叫人感覺不正常的，就是她對感情完全的麻木不仁。她臃腫的身軀純得有時真叫人煩不可言。黛雅士太太是我的新房客。我的經濟其實並不拮据。我的小生意日漸盛興，小抽屜裏永遠有多餘的錢。況且，一個單身女人也不需要那麼多的錢過活。我也不需要每天定時的一日三餐，因為煮一個人的餚實是在件煩透的事。我只是孤獨。我的房子孤獨地矗立在山腳下。雖然門前來回哥倫坡與堪地的交通川流不息，但寂寞仍是叫人難耐的。於是我登了「有房出租」的廣告，而唯一來問房的是黛雅士太太。我毫無選擇，只有接受她。當一個人寂寞的時候他會毫不選擇地接受一切。

但是寂寞也並非一無是處的。我相信我是個好廚師。方圓十到十五哩以內唯一的廚師。就憑着把蛋變成熱烘烘的薄煎餅，或把胡椒湯變成薄煎餅絲的簡單本事，我就能使自己過得富裕舒適。如果一天有二十輛車經過，至少會有十輛會看了我門外漆塗的招牌而停下。我有許多長期顧客。常因公事往返哥倫坡的人都會停下吃個熱烘煎餅。

※※※

黛雅士太太搬來的那一個早上我正好捧了早餐

給我一個顧客。她乘包租車來，帶了一大堆行李。半打皮夾一個疊一個——飯煲、枕頭、褐紙包裹，甚至還有一張棉花外漏的舊床褥。在这一切混亂中，黛雅士太太卻捉襟危坐，安祥地撐着她最好的陽傘。但那是黛雅士太太的典型。她永不為任何事而操心，亦不認為其他人也會。一個空房招租，然後她胸有成竹地就來了。她從不擔憂房間是否已經租出，或者房間會不合她的口味。她從沒寫信預先告知我她要到來，就這樣來了。

我不知要是我拒絕把房租出她會如何。就我的判斷，她並沒有多少餘錢可供她付回哥倫坡的車資。而且明顯的，她已放棄了以前所住的房子而把身家財產一車載來。我不知道到底她是愚蠢的還是她只是對被拒絕的後果漠然不顧。至多她只會稍微驚奇而暫時搬到旅店，再為下一步設想。

她對房子十分滿意。她也一聲不響。黛雅士太太從不把內心的感受表露出來。但我可以從她的勤快的從皮匣走到衣櫥，整齊條理地把衣服疊成一疊疊的行動中看出她沒有怨言。她帶來許多裹在棉架中的瑣碎小玩意兒，如今卻整齊的排然在房中央的一張小桌上。巧小玲瓏的玩意兒放在彩色玻璃裏，

小孩見了必愛不釋手。狗、貓、魚，一雙男女牧羊童和一個小小形似鋼琴的音樂箱。她把這些小玩意兒珍惜地捧着，彷彿它們是無價之寶。她窗前垂了一片深褐色的窗簾，在床上鋪上紫色的床單。床單中心印了朵太大的紅玫瑰。她穿最樸素的衣著。有時只一件藍色的沙里和茶色的外套，她就感到十分滿足了。

黛雅士太太和我不久就養成了一個一成不變的慣例。七點半她會吃早餐、穿着怪異的服裝，她把黑亮的長髮梳成髻子。雖然她的頭髮還未見灰白，但她的身軀已漸漸衰弱，走起路來身上鬆弛的肌肉就會不能控制地擺動。她肥胖的雙頰像一團麵粉團把一雙淺棕色的眼深深地埋着。

她會向我道早安，然後把全幅精神集中在食物中。有時吃一兩口，她又會停下問一些很平常的問題：

「今天薄煎餅絲夠柔軟嗎？」或者：「你為今天做了咖哩魚還是肉？」，「我希望今天不會下雨把一切都弄糟了。」

問題從沒改變。早餐過後她在廚房中走來走去，動動這摸摸那個。她這樣做並非出於興趣或求知，而是每日的慣例。有一次她把我攪拌好的糖蛋打翻了弄髒了她那乾淨的沙里。

「別擔心，親愛的」她以平靜的聲音說，「我們還可以攪過新的糖蛋。」

午餐過後她會躺在我走廊上的大椅中休息。她一坐就坐上幾個鐘頭，搖着扇子，凝望着外邊的大路。如果有車停下，她便挺起身通知我。

「你在這裏不寂寞嗎？黛雅士太太？」我禁不住問。「這些來回的車輛看久了也會叫人煩厭。」

她放下扇子，一副迷惑的神色望着我。顯得絲毫無動於衷。她交疊雙手平和的坐着。

「我不感到寂寞，」她說，「你看我一點也不孤獨。」

「當然你不會孤獨，因為我在這裏，」我顯得有點愚蠢地回答，「但我並不是這個意思，黛雅士太太。」

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她疑惑地笑着。

「趁你現在說起，我想向你提個小小的要求呢，愛蒂里星可小姐。有個非常想見我的下午時來找我。我知道你不會喜歡常有人來找我，但這件事是非常特別的。無論如何我們不會吵到你。」

「你當然能叫人來找你，黛雅士太太！」我說，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我不想要你像隱士般住在這裏。」

她伸出她肥胖的手撫摸我的臉。「好姑娘，」

她喃喃地說：「我知道妳會明白的。」

「那不是甚麼明白或不明白的事，黛雅士太太！」我被她母親般的語調迷惑了。她的語氣像對一個幾經困難才被馴服的野孩子說話。「對我來說，我沒有意思去干擾妳私生活。妳隨時都可招待你喜歡的人，並不必要求我的同意。」

「那麼我可以叫他明天下午來嗎？」

「當然可以的。」我誠意地說。

然而我不勝驚異。黛雅士太太竟然有個男朋友！如果我腳大的土地移動，也許我還沒這麼驚奇。我內心推測：也許來訪的是她的丈夫。她從沒提起過她的家庭。我自然而然的當他是個了無牽掛的憂婦。但是，如果那是她的丈夫，她為何要獨個兒在這裏生活呢？我不能想像黛雅士太太是個離婚者。那麼也許是個又老又腦袋光禿禿一口假牙的親戚吧。我笑。是的。那樣看起來比較和黛雅士太太相配。

第二天早上黛雅士太太似乎把訪客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了。於是我越加深信那是她的一個老親戚或是她的兄弟。她愚蠢煩人的話題，她沉悶的個性，怎也不會吸引別種的訪客。整個早上，她漫無目的的的間扯着。

「多煩人，天又開始下雨了。」

「好不好趁雨還沒下之前我去採幾枝花插在桌上？」

「多美的地氈。告訴我，親愛的，你那裏買來的呢？」

她講來講去，都是這一套話。中午，她徵求我同意讓她摘兩枝花插在她房裏。

「我想兩枝花靠在玻璃的裝飾上看起來會很好。色彩明亮艷麗。尤其是今天正有人來探我；我想一點艷麗鮮明的色彩非常適合。」

我驀然對黛雅士太太妒忌起來。她只在這裏住了一個月就在等着來探訪她的人了。又肥又醜五十八歲的黛雅士太太。而我，在這裏住了好幾年，只有三十八歲，身段仍然苗條美麗，卻沒有這種「福氣」。縱使是我的親戚也住在遠方不能來探我。

「黛雅士太太，妳今天等的人是不是妳的丈夫呢？」我問。

她似一時震驚地回望了我一刻。我一直相信她是麻木不仁的，而這時我看見她眼裏閃過一絲恐懼。這種表情極為短促，一瞬間她臉上又掛上了她慣有的沉着。

「妳是個聰明的女孩，」她說，彷彿我做了個驚人的發現。「妳如何猜着是我的丈夫的？」

「你的丈夫就住在附近麼？」我一直相信在我們四周只有森林和道路。

她把眼光投入雨中。

「我的丈夫無時不在我身邊。」她說。
多古怪的事！我想。

「那是怎麼回事呢？黛雅士太太，妳說他一直
在你身旁。他一直跟隨着妳嗎？」

「是的。」她平淡地說。

我嘗試為自己找出一個理由。如果他真是這麼
愛她那麼為甚麼他們要分地而居呢？黛雅士太太露
出她慣有微弱的笑容，一手輕撫着我的手臂。

「你不介意他到來吧，你會嗎，愛蒂里星可小
姐？我答應不會干擾到你的。」

「不，不，我不介意。請別那麼想。」我說。

她坐下開始拭抹桌上的刀叉。她已把房中所要
的花朵忘了。我好奇的望着她。雖然她看起來冷靜
平和，但我感覺到她內心的焦灼不安。她拿起茶匙
，拭了一半，又似乎無法集中精神地把它放下。

「你如今得要把這地方當着你的家了。後來並
不需請求我讓你把人客帶回來，黛雅士太太。」我
激動地說。

她一本正經的看着我。

「多謝你，親愛的，但我不能這樣做。如我把
這裏當作自己的家，我的丈夫就會趁機利用這種方
便。他也會把這裏當作他自己的家。那將會很尷尬
而使你不悅。不，我親愛的；這是個好地方，我在
這裏非常愉快，但我決不能把它當做是我自己的家
。」

我驀然衷心的感動。可憐的人兒，我想。儘管
她的態度似不為一切所動，然而她卻是個為俗事擾
心的俗人。我一直當她是個機械人。而我想那是以
沉默來表示對我的喜歡。看着她實在叫人難於想像
，縱使是個男人，要如何透過沉厚的表層去傷及她
的內心。我一直以為她能忍耐一切。而顯然我又一
次錯了。

我沒有再問黛雅士太太任何問題。我覺得就算
我問了她也不會回答我。我反覆地想着她對我說過
的話。任何其他人對我說這些話也許不會使我這麼
難過。不是黛雅士太太。黛雅士太太一直是個被動
，麻木的女人。這些話以她低沉的聲音說出，不止
叫人難過，甚至是叫人感到悲哀。看起來黛雅士太
太彷彿在以她與眾不同的方式求援。

「如果我讓我的丈夫把這兒當着他的家，那我
將得要離開妳了。」

※※ ※※ ※※

也許是他不要與她同住。他無法供給她一個棲
身之所，於是只有跟着她住在她的安身處。也許他
是個酒鬼，或一個賭徒。或甚至是個吃軟飯的小白
臉。不過，做為黛雅士太太的丈夫，吃軟飯這一行
聽起來有點滑稽。我突然嘖嘖地笑出來。也許那會

是事實。當然我所想像的並非全然不可能的事。也
許黛雅士太太的丈夫無可是事，而轉向別的女人尋
求慰藉？

中餐過後黛雅士太太照舊躺在大椅上休息。我
回房去睡了個午覺。三個鐘頭後我醒來時天色昏暗
又下着雨。我從床上驚起。為甚麼黛雅士太太沒有
像平常那樣叫醒我？三個鐘頭。她讓我一睡就睡上
三個鐘頭。也許有許多顧客來了等得不耐煩而走了
。我披上外衣衝出外面。

雜貨擺放在廚房的桌上。貝拉登尼亞一星期送
來兩次。必全是我睡覺時那孩子來過了。我感到厭
惡。黛雅士老太太死到那裏去了？那孩子來時為甚
麼她不叫我？她知道我每次必點查過雜貨才收下的
。現在，她的怠惰也許使我損失了一半的貨物。

因為氣在心頭，午茶時我沒有叫她。水沸時我
替自己泡了杯茶走到前廊去。但黛雅士太太不在那
裏。大椅空着。然後我聽到她房裏傳出的聲音。那
是她單調平淡的聲音，接着是一個低沉的男聲。我
忽然省起。一定是黛雅士太太的丈夫來了。

我回到廚房。現在我明白了為甚麼黛雅士太太
沒有把我叫醒。我心中爭論着要做甚麼。最後我泡
了一壺茶，和拿我最好的杯子，放在盤中一起端到
黛雅士太太的房前。請他們喝茶，我想，這是個好
的禮貌招呼。這會使老太太非常高興。那麼她心就
會確信我對她到訪的客人絲毫無嫌惡。而且，我好
奇想看看黛雅士先生。

黛雅士太太的房門緊閉着。我輕敲了門站在外
面等，房裏的聲音即時停止。房中一片死寂。我再
拍了一下門。

「黛雅士太太，我給你們泡了一壺茶。」我輕
喚着。

房內還是一片沉寂。然後我聽到一陣輕緩的腳
步聲，接着房門打開了一條細縫。黛雅士太太的頭
艱難的探出來。

「我不想喝茶，」她平靜地說。「多謝妳，親
愛的。不過今天我不想喝茶呢。」

她守着門口的樣子非常怪異。就好像她不想我
看見她的房裏。

「妳的丈夫呢？」我奇怪地問。「他必定會喜
歡喝杯茶吧？」

「不。多謝妳，親愛的，」她再次用她最後平
淡的聲音說。「他從不喝茶。」

說完她把房門砰然關上。

我把托盤捧回廚房。當我把它放在桌上時我的
手在顫抖。我感到像被黛雅士太太攔了一個耳光。
我要回去告訴她我已忍受她夠了。我要去喊去叫她
即刻搬出我的屋子。然後我漸漸冷靜下來，恢復了

理智。

※※ ※※ ※※

黛雅士太太是個蠢貨。如今我知道她為甚麼那麼小心翼翼地隨着我，不讓我接近她的寶貝丈夫。她妒忌我。整個處境是這麼荒謬可笑。我一定要為自己搶回一點面子。總有一天我會令她把訪客一個個介紹給我。那將是個奇蹟。我將會把她溫和、安祥的面具剝下，而把真正的黛雅士太太坦露無遺。我的怒氣全消了，內心代之的是快樂和滿足。最終又覺得先有所值了。我有所期待。

黛雅士太太的客人顯然很遲才離去。至到八點半黛雅士太太沒有出來。雷雨交集中我沒有聽到他離去的聲音。罪有應得，我惡毒地想。如果她對我好些，她的丈夫就不需要這麼大的夜雨趕回去了。我會留他在這裏過夜。隨後我想起她清楚的表示過她不要他把這裏當做他的家。

※※ ※※ ※※

晚餐時，她和平時一樣沉默寡言。她沒有說起她的客人，對把門碰然關上的不幸事件亦只字不提。一切只像是我個人的幻覺。隨後她隨便的談着外面的雨。

「我真希望這雨不會澈夜不停。當然，妳的屋頂很堅固，就算下也不會怎樣。天，我以前所住的房子一下雨就漏得不成樣子。床啊被啊沒有一樣不被淋得濕透。你看到我床單上褪色的斑斑點？這就是被雨水滴到的。老天，我多心疼。那是張可愛的床單呀！」

「我希望妳的丈夫不會被淋濕了。」我忍不住說。

她輕柔地笑，「我的丈夫永遠不會淋濕。」

我想問她她的丈夫是否是用橡皮布做的，能夠風雨不透。但話兒在我舌尖苦澀地打轉，然後我想這只是徒費氣力的事。黛雅士太太有這麼厚的皮，就算用針刺他也不見得會感覺到痛。

於是每天五點黛雅士太太在她房中接待她的丈夫。她的準時幾乎變成我的時鐘。這一點他和黛雅士太太是十分相像的。

我隔着薄牆一心想偷聽他們談話。他們的聲音清晰可聞，至於說些甚麼，卻模糊不清。我漸漸的喜歡他那深沉動聽的音調。那聲音使人想起一個粗壯、穩健、有力的軀體。夫婦生活真是很快樂的。我不能否認，當然我心中一直想。

※※ ※※ ※※

漸漸地黛雅士太太成了我的困惱。五點來臨時，我會發現自己情不自禁的在花園中徘徊。然而我從來沒見他走進屋子。當我聽到他在大廳中向黛雅

士太太道晚安時我就急急的從廚房裏趕出來，但每一次都是太遲了。他彷彿在聲音離開嘴唇的同時就消失了。這證明了他要不是個很害羞的男人就是他對不可打擾我的警告深植在心。可憐的男人！他一定是為着避免碰上我而多次被迫從後門進出。

我不時向她問起有關她丈夫的事，我想我問的口氣是非常自然平常的。吃午餐，或當我們在廚房做事時，我會巧妙的把話題轉到家庭生活。我告訴她有關我家庭中的一切，我死去的母親，父親和兩個兄弟。然而我就像自碰石壁。她只聽，從不答話。

有時夜裏我會躺在黑暗中幻想神秘的黛雅士先生就在隔壁他妻子的房中。他是個高大的男人。是的，舉止溫文爾雅。他曾在庭院中見過我，顯然我沒看見他，而且他對我一見鍾情了。他極想接近我，但又被良心阻止着。他會做他妻子要他做的事，雖然他內心並不樂意。他沒有勇氣和我說話。我越把這幻圖重複的拼湊就越由衷喜歡。我漸漸把拼圖擴大，因為一連幾周真實的黛雅士先生並沒有出現在我的面前。有時我的幻想把我帶入一片虛無飄渺的世界。我把自己苗條的身段和肥胖的黛雅士太太做個比較，心中就昇起對黛雅士先生的同情。

※※ ※※ ※※

如果不是因為黛雅士先生，也許我老早就叫黛雅士太太搬走了。接下來的數周她變得愈發叫人厭煩。她像個滿足地在爛泥中打滾的大水牛。然後我們面對了危機。

我與黛雅士先生相遇。

※※ ※※ ※※

事情發生是在一年中最熬熱的一天。那是異常忙碌的一天，因為路上趕路的人們川流不息。門外的車輛多得我不暇計算。黛雅士太太幫助我數錢，然後收入廳中的一個錫盒中。如今對於黛雅士太太我已可說瞭如指掌，對於她的感情轉變亦已洞如觀火。我發覺到黛雅士太太正為着某件事而鬱鬱不樂。她如常笨重遲鈍地移動着，但我察覺出她與往日的不同。

「你有甚麼心事嗎，黛雅士太太？」我問。

她以她淺褐色的眼睛望着我。

「我不知道，親愛的，你會不會介意讓我的丈夫在這裏過一夜，僅此一遭？他要到遠地去，我們要有好幾天不能見面了。我保證我們不會干擾你。」

我的心跳驟然加速。最終我將得償所願。這一次我將堅決不再接受她以任何不成理的理由來拒絕我。

「我全不介意，黛雅士太太。」我溫柔地說，「就叫你的丈夫在這裏過一夜吧。那麼我們可以一齊吃頓晚餐。」

「不要為晚餐的事而操心。」她急急的說，「我丈夫不吃晚餐的。」

「黛雅士太太！」我堅決地說：「我不相信你的話。你丈夫非得和我們一齊吃晚餐不可。你怎麼能叫他一個人在挨餓呢？」

「但我的丈夫是不會吃的，」她固執的說：「那些食物只會被浪費掉。」

「那麼叫他和我們坐在一齊陪我們吃好了。」我不顧一切地提高聲調，「我非常想看看你的丈夫。」

「你不能再把他深藏起來，我對自己說。不。這一回你不會勝利。」

「但是你不明白，」她無助地說。「你見了我的丈夫必然不會高興。」

我的猜測是對的。她害怕我會勾引她的丈夫，把她丈夫從她懷中奪走。

「你怎麼這麼說呢，黛雅士太太？你的丈夫說不會把主人激怒到那個程度吧？」

「愛蒂里星可小姐，你還年輕，你不會瞭解我的處境。我請求你別執意要見我丈夫。」

「我意志已決，」我任性地說，「黛雅士太太，如我不能見到你丈夫我會很生氣。我想我們雙方認識已深，不須再擔心好丈夫會對我說些甚麼。我答應你不生他的氣，也不會因這些而叫你搬走。」

她走向窗旁凝望着燦爛的陽光。她在那裏呆立了很久，望着窗外。我走近她，把手輕放在她的肩膀。她鬆軟的肌肉顫動着。我極力制止自己把手抽回。

「親愛的黛雅士太太，請別擔心。我要見他只是為了你好。」

她回頭面對面的看着我。她的臉上沒有厭惡或恐懼。

「好吧。既然你那麼想見他那麼我們會來吃晚餐。你要我們來時就請你敲我的房門吧。」

我勝了。但她的淡漠使我難於享受勝利的歡欣。經過這麼多爭論，到頭來她卻像對我見不到她的丈夫都不置可否。

我一會兒就不在為黛雅士夫人而憂心忡忡了。為了要慶祝這有意義的機緣，我決定煮黃薑飯和咖哩雞當晚餐。烹煮對我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黛雅士先生要是聞雞那誘人的香味他必定會胃口大開。奇怪的，黛雅士太太並沒有出來幫忙做飯。她整個下午都躲在房裏。

我不知道是甚麼驅使我對那晚要穿的衣服千挑萬選。最後我決定穿一件二十年前起，一直藏在衣櫥裏的粉紅色沙里。那時我才十八歲。然而今晚我並不覺得它看起來輕浮。穿粉紅色並不是年輕少女

們的特權。

我把短髮刷得發亮，帶上一對金耳環。可憐的黛雅士太太。我為了她好而扮演這一齣戲。我必須要她感到一切安心。

如平時一樣，我沒有看見黛雅士先生進來，不過一會兒我聽到他的聲音從房裏傳來。他們兩人在說話。從他說話的音調，他們似乎在爭辯着甚麼似的。黛雅士先生的聲音比平時高昂，而她的卻平淡如常。我感到不悅。我希望黛雅士太太不是在說服他不要吃晚餐。沒有人知道她那寬容態度的後面是甚麼。

八點半我敲她的房門。房裏的聲音即刻停止。我聽見他緩慢沉重的腳步拖過房間。房門打開一條縫。

「晚餐準備好了。」我興緻勃勃地說。

黛雅士太太慢慢的把房門大開。她的眼睛盯着我的臉。我回望她。她的臉上一無所有，除了眉間隱隱約約地冒着汗。

房間很悶熱，全部的窗緊閉着。真發神經，這麼熱的天氣把全部窗口關得密不通風！房間並無兩樣。自黛雅士太太兩個月前搬進來，一切都沒有變動。房中的桌上還是排着那一堆不值錢的小玩意兒。同樣的一瓶花。同樣褐色的窗簾。我細心的環視房中。黛雅士先生在那裏？

「他就床邊。」黛雅士太太說。

我望着空蕩的床，紫色的床單，帶着斑斑的水跡。到底是黛雅士太太還是我瘋了？

「他在那裏，親愛的，」她緊持着，「看，他現在正在對你笑呢。別害羞，卡爾。來，與愛蒂里星可小姐握手。」

「黛雅士太太」我緩慢地說，「黛雅士太太，你沒甚麼事吧？」

黛雅士太太回頭望着我。她額上的汗粒清晰可見。她看起來很哀傷。她的表情叫人震驚。我一直以為她對感情是麻木不仁的。

「我會驚告過你，愛蒂里星可小姐，你見了我的丈夫你就会有麻煩。可憐的人！他十一年前就死了，從此沒有一個安定的家。別人不喜歡他住在他們的家裏，我無法保守這個秘密，別人遲早總會知道的。他們知道後，恐驚失措。他們貼符和找道士來驅走我的卡爾。彷彿他是個魔鬼！我可憐的卡爾，他多溫柔，他只來看我。你不會害怕我的丈夫吧，你會嗎，親愛的？看，他像個嬰兒般那麼善良。雖然你看不到他但他在那裏，靜靜的等着。」

我往房門後退了幾步。如我不走快一步我就會死在黛雅士太太的手中。我多蠢蛋，把一個瘋人收留在自己的屋裏而一無所知。在過份的冷靜之後，

黛雅士太太竟然是個瘋婆！

黛雅士太太悲哀的對我笑，然後走向床邊。

「卡爾，我們又得離開這所房子了。她害怕你，卡爾。看她急慌慌的避開你了。告訴她別害怕，卡爾！」

她狂言亂語的發起瘋來。我應做的事就是保持鎮定，在他不察時找人幫忙。我保持着臉上的笑容，一路往房門退去。一個深沉溫厚的聲音在空蕩蕩的床中在和我說話。

(譯自 *Stories from Sri Lanka*)

「八二年短篇小說獎」

馬來西亞寫作人(華文)協會 **叻報** 聯合主辦

「作協／通報短篇小說獎」
工委會收。

名稱： 作協／通報短篇小說獎（一九八二年）。

宗旨：

1. 推動馬華文學的發展。
2. 提高馬華文學創作水平。
3. 鼓勵更多寫作人從事文學創作。
4. 喚醒華裔社會對馬華文藝的重視。

參加資格： 凡馬來西亞公民，對文藝寫作有興趣者，都歡迎參加，惟工委會及評委會成員不得參加。

參加作品：

1. 所有參加作品必須反映馬來西亞生活背景。
2. 每名參加者只限投寄一篇作品。
3. 每篇字數以八千字至二萬字為限。
4. 參加作品須未經報章雜誌發表者。
5. 參加作品須以原稿紙繕寫清楚。
6. 作品除用筆名之外，請附來真實姓名、身份証號碼及通訊地址。

參加辦法： 參加作品 運寄吉隆坡郵政信箱 P. O. BOX 2508 號，或 40, Jln. Lima, Off Jalan Chan Sow Lin, K.L.

名次： 設首獎、二獎、三獎及五名優秀獎。

獎勵：

- 首獎：5,000 元
- 次獎：2,500 元
- 叁獎：1,500 元
- 優秀獎：600 元

評審： 由主辦當局敦請國內外名家負責評選。評選委員會之決定乃最後之決定，在「寧缺毋濫」的原則下，評選委員會有權決定名次和名額之取捨。

1. 所有入選作品及優秀作品除事先在通報及「寫作人」季刊陸續刊登之外，主辦當局擁有出版權。

2. 惟刊出時，除得獎作品之外，入選作品也將獲得稿酬。

刊載版權： 3. 出版當局將胥視情況，酌量付給版稅。

截稿日期： 即日起至八月卅一日截止。

揭曉日期：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間

退稿： 所有參加作品，不論入選與否，一概不予退稿。

其他： 如本簡章有不盡善之處，主辦當局有權隨時增刪。

長寂之前

粉

黃牆上的彩墨桃花圖不可能再讓他這樣懸掛了，必須卷軸起來，沉入黯沉沉陰深深的漆木箱中，此後，那些叢叢簇簇的花枝，那幾隻斑斕光耀的彩雀，吸取的不再是門庭的日月光華，而是長悠悠長憂憂年歲的塵灰。書架上的冊籍也不能再如此堆積了，必須一冊冊的整理出來，特別是那些寫上姓名註上日期的，都將用長長的細白麻繩細綁起，與畫軸一起在漆箱中沉淪，沉淪，直到長寂的盡頭。

未到長寂的盡頭之前，無數的時日節日將會返來復去。端午過後便是七夕，七夕過後便是中秋，中秋過後便是重陽，重陽過後便是冬至，冬至過後年也不遠了。年年復始，年年復至，時日飛快而緩慢，有時是渡日如年，有時則是渡年如日，蓬萊宮一般的只剩下日月的悠長。

未來的日月將只有沉默，畫架上將只擺設着彩色繽紛的畫冊，沒有文字，也不再有言語，門前的信箱將被封鎖起。庭前的草徑將植上一排修竹，日暮時，便可以倚着看黃昏時送斜陽，迎接西邊的那一叢星星的隱隱出現，且讓月華的清輝，涼沁沁的浸着肩膀。

或許也會種上數盆來自熱帶森林的野生植物，任由芭蕉扇一般大的青綠葉子，重重的掩蓋了門扉。自此之後，那門扉也不會隨意的啓開。如果有風來，如果有落花，就讓她鋪着花徑，待時日的悠久來吸收入土中。光影在門前幽幽的走過，細密的竹簾一陣輕微的顫動，許是被風撩起，但聽得細碎的抖索聲。

落地長鏡還是讓她繼續那樣站在房間的角落，繼續與鏡中人的沉默對話。四目交投時，彼此傳遞着既是妥協亦是企望的信息，無論是際此長寂時或是經此長寂後。生生不息的，正是反映在鏡中的一株燭光，在全然的黑暗來侵之前，已在奮發出自身的光芒。從此之後，那燭光將一直燃亮漫長的等待。經天茫茫，經無數晴季雨季的幻變，火光在日落月昇中遺世而獨立，葦蕪黑夜中一座鮮活的源頭。

但道路既阻且長，時日亦久且遠，長寂之後的容顏，必不是今日與鏡子緘默相對的形貌。光線由明轉暗，又由暗轉明，在明明滅滅中，把青絲變色為華髮。趁暮色還未驟然下墜前，還是把那盞淺藍的信箋，一一細讀一遍吧。將從前收信時的溫馨，再在字裏行間重溫一趟。春天已經到來，星期一還在下雪，但今天陽光很好，樹木都在抽着新芽，花也在怯怯的開着，樹下的草地柔軟如牀，但總是覺得缺少了一點甚麼。晚晚讀書到天亮，不知哪一天哪一年才能回家。你過得好嗎？還在夜夜喝一杯咖啡？

那些跳動的字漸漸隱身於深重的夜幕後，只剩下一瓣薄薄的藍翼，鼓動着，在夜風的微涼微涼中。那一點藍，彷彿是一枚正在逸去的星球，剛剛滑行過此，迸出最輝煌最燦爛的火花，便又沿着自身的軌道運行，開始那段深入幽冥的長寂之旅。

□□梅淑貞



風景 斜坡上的

□ 落葉



我和劉阿全約好下午兩點多在有許多茅草頭上的白色花隨風擺盪的斜坡上放風箏，阿全卻沒有赴約。天空飄灑着細細的雨，風的確好勁，不過有雨點，放風箏多少不適宜。其實，不放風箏，阿全也可以來，除非他媽媽要他幫忙洗衣褲。他家裏是開洗衣店的，在鎮上，他家的洗衣店是唯有的一間，所以生意很好。或者是這樣，阿全一定被他的媽媽留住走不開。阿全應該想辦法溜開的，譬如可以說學校有補習，或是回學校練習籃球要準備下個星期的比賽……。阿全沒有來，一個人在點點的雨陣裏放風箏有甚麼意思？多掃興的阿全。雨，愈落愈大了，我手上的風箏和風箏線一定會被雨水淋濕。我趕忙的走到斜坡上一株矮矮的大樹下避雨，我看看樹上的茂盛葉子，遮住了淡陰下來的半個天，相信雨是不變大的話，準不會被雨水淋濕的。

風一陣陣從白色花結頂的茅草叢吹來。吹向斜斜的土坡上，下雨了。看不見細細的泥塵在土坡面上揚起。我在想，阿全應該會來的，就是爲了下雨不能放風箏他也必須來，他要和我商量寫追求信給他家對門新搬來在某家工廠工作的女孩。他說那女孩很別緻，又耐看，而且時常愛在屋裏唱鄧麗君的歌。阿全是鄧麗君迷，所以非追那工廠女工不可。阿全也真是的，怎麼還不來？

我蹲在葉子茂盛的矮樹下，不知道做甚麼好，聽雨點打在葉子上，聽久了，真他媽的煩悶。突然，我看到遠遠泥沙路的那一端有人朝向斜坡這一邊走來，是撐住傘的，我想，一定是阿全了。只是，越看越不像，看清楚了，不是阿全。是一位又搖又扭的女人，一隻手撐傘一隻手拎着紙袋。後面跟着的是一位男人，男人的肩膀上是在揹着一隻粗布袋，袋裏有沉甸甸的東西壓在那男人不算有幾健壯的肩膀上。走在前頭的撐傘女人不時的回過頭去關顧身後的男人，而且還好心到想把傘移過去遮住男人的黑頭髮；男人停頓了一下腳步，彷彿很吃力的樣子！這位男人的肩膀上揹負着的是甚麼呢？看樣子，好像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呵！那女人回過頭去的時候不是朝着來的路上望了望嗎？我不要讓他們見到我，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兒，看那男人揹負着的粗布袋，可能是，是甚麼呢？我一時想不出那是甚麼東西？他們腳步愈接近我躲避雨水的矮樹的這一邊，我便把自己身體轉移到樹的另一面去，他們並沒有發覺我，他們走了過去，在不遠處的另一棵矮樹的旁邊停歇下來。我突然的聞到一股味兒，一種臭的味兒，好像是動物死了的那種腥臭味道；我的心剎時的砰砰跳了起來，會是屍臭嗎？他們殺了人？我看見那個女的從紙袋裏拿出了一把短把柄的鐵鏟，可以鏟泥挖土的那種鐵鏟。她交在那男人的手裏，男的手上握着鐵鏟，女的用手指

了指地上的一個位置，男的就用鐵鏟一挖一挖的。

我怎麼辦呢？他們發覺了我，會不會用那把短柄的鐵鏟把我鏟死呢？這片生長滿了茅草的斜坡上，沒有房子，沒有茅舍；只有樹木，只有風，只有細細的雨水，我怎麼辦呢？那種腥臭的味兒是發自人的屍首嗎？看來又不大像是人的屍首，那會是甚麼？那粗布袋細繃着，是短短的一堆東西藏在裏面。我想。我想，是孩子的屍首？對了，一定是孩子的屍首！這一對男女殺了孩子用粗布袋裝着細繃着揹來斜坡上埋葬，他們想毀屍滅迹？

天的雨，還是那麼不大不小的飄落着，飄落到我心中好紊惶，緊張，又有些寒顫了。萬一他們發覺了我，怎麼辦？死鬼阿全又不來，他來了，多一個伴，起碼，我能壯壯膽，不必那麼害怕，我現在又不能明目張膽的跑下斜坡，我這一跑，他們準是看見我。我藏藏縮縮的在樹的背後窺伺他們的行動。那個地洞鏟得不算怎樣的濶大，倒像是很深。那男的便把粗布袋推落洞坑裏去了，然後再把挖上來的泥土還有一些細草通通鏟回洞坑裏去。一會兒功夫，樹的底下便堆起了一座小小的墳堆。那個女的就從紙袋裏掏出了一對唐山燭，插在墳頭上，接着是幾支的香，好像是三支吧！在燃紅了的燭蕊上點着了，雙手合十的拜了拜，插在兩支燃紅了的燭的中間。那對燭，在細雨裏，在刮緊了些的風陣裏，搖搖幌幌的，結果還是熄滅掉了。那女的就用男的從褲袋裏掏出來的打火機再去把燭點上，一邊點一邊用不是拿打火機的手來擋住風向，擋來擋去的，才給點上；點上了一支燭，另一支燭也用同樣的方法來點上。雨更細了，風也輕刮了些，好似是轉了方向，那兩支燭亮成兩朵紅花。

我想，我的猜測不會錯，一定是這一對男女殺死了孩子。那麼，是誰家的孩子？這幾天在鎮上沒有聽聞到有孩子失蹤的事！這一對男女是一對夫婦嗎？或者說是女的死了丈夫而女的就帶着孩子嫁給這個男的。男的不喜歡妻子的前夫所生的孩子，就在妻子的同意下把孩子給謀殺了？或者是男的死了太太，再娶回一位新太太來照顧前妻所生的孩子，而孩子不肯叫新媽媽為媽媽，在這一對新婚不久的夫妻商討下，情願不要這孩子，免得傷害了彼此間的感情，便下了毒手？

那個女的沒有哭，沒有見到她拿手巾兒拭抹眼睛；那個男的也沒有悲傷的樣子，在那個女的點燒冥紙的時候，他還在吹着口哨，顯得格外輕鬆。不多久，他們就離開那棵矮樹下，用帶來的紙袋裝入那把短柄的鐵鏟；女的傘還是張開着，撐着，一男一女一前一後的走下了斜坡。他們沒有注意到我，我看着他們的背影慢慢的消失在來

時的那條泥沙路。

我怎麼辦呢？

我決定去找阿全，阿全和我最談得來，我要快言快語告訴他斜坡上看到的事情，要他幫我出主意。

阿全的那家洗衣店是開設在鎮上最熱鬧的地方，所以，進進出出的顧客非常多雜。我在洗衣店的門外閃了閃，我怕見到阿全的媽。她嘴上不責怪我，眼神裏多少會埋怨我去找她的阿全。我沒有看到阿全。我想阿全一定在店的後院幫忙擦洗衫褲，我轉了一大個彎，才看到洗衣店的後門是洞開着的。我看到阿全了，阿全赤裸着肩膀，手在水桶裏撈衣服。我喊了一聲阿全。阿全側過臉，是滿臉的水粒還是汗粒，我分不清楚。他朝向我苦笑，他說：

「我今天不得空！」

「阿全，」我走近他的水桶旁邊，他撈起衣褲時，桶裏的水跟着漲溢了滿地，弄濕了我的褲腳：「阿全，我差點被人家殺死了！」

阿全滿臉的疑慮呆瞪住我：「在甚麼地方？」

「在斜坡上。」

阿全把一件一件的濕濕的衣物扭乾，丟落在另一個木桶裏，他哈哈的笑起來：「你是武俠電影看多了，誰要殺你？」

「是真的，阿全！」於是，他這邊那邊的跑着掠曬衣物，我一邊追着來告訴他斜坡上看到的情景。終於聽到他說：

「好，我們去斜坡上看看！」

我很擔心，我看到斜坡上發生的情景會在我和阿全趕到現場時沒有留存半點痕迹，那時候，阿全一定會說我神經病，或者指罵我亂編故事騙他。還好，那座小小的墳堆還在，還有插在泥土裏的一對蠟燭腳，這已經足夠了證據，我沒有騙阿全。阿全驚惶失措的問我：

「你說怎麼辦？去報警好嗎？」

我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我默默的看着那座小墳堆。

「你看清楚了那對男女的面孔嗎？」阿全像是法官，問我。

「我看清楚。」我不想阿全再問下去，我說：「只要他們站在我的面前，我就認得出來。」

「走，」阿全拉住我的手：「我們去報警！」

我看了看阿全，不想走，猶疑不決；要是出了謀殺事件，豈不是很麻煩，萬一那座墳堆所埋葬的只是，我想不出那會是甚麼？有腥臭味道的，那會是甚麼？

「走吧！」阿全已經走在前頭了：「很可能我們破了一件謀殺案，有獎金可領哩！」

阿全一直在前面催我，催得我心亂如麻。我

第一次上警察局，第一次帶領着兩名警察走過鎮上走到了斜坡上。阿全離開警察局後就跑去向朋友借了一把長柄的鋤頭，也趕到了斜坡上。

這時候的天色已經開始陰黯，要入夜了。斜坡上倒是熱鬧了起來，消息傳得可真快，人人都爭先恐後的擠到了斜坡上來。那些白着頭的茅草都東歪西倒的，有一些已被踩在腳跟底下了。

由阿全動手挖那座小墳堆，兩名警察站在旁邊指指點點。漸漸的，就開始聞到了臭味。粗布袋露眼了，兩名警察，一人一端的把粗布袋拉出了洞口，旁邊的人群開始散開，臭味愈來愈重了。

阿全放下了鋤頭，他不怕那股難聞的臭味似的，去幫忙警察把被鐵線網纏住的粗布袋口打開，第一個喊出口的是阿全：

「是一隻死狗咧！」

我感到難堪又尷尬異常，等到一群人邊笑邊罵的走離了斜坡上的時候，我和阿全面對面的呆望着；阿全也不敢怪責我，有甚麼理由怪責我？都是那一對男女惹來的禍。我心裏氣着。

阿全快快的說：「走吧！天都黑了！」

我的心，亂七八糟，我想：全個鎮上的人都要認識我了。我回頭望了望那座小墳堆，我心裏一怔的，怎麼啦？一對燒紅的蠟燭正在那兒亮着，遠遠望去，像兩點鬼火。分明是有人在那兒，是一男一女，他們又來了？我的心跳得砰砰響的，我再也不敢惹事，我的喉嚨像是被甚麼給塞住了。我要離開，趕緊的離開。把阿全撇在天黑了下來的背後，抖抖索索的說出口：

「我……我先走了！」

荒禽

影涼

時間是一種流放的旅情
從嚴冬的志賀高原到藏王
從冰樹的枝桠凝結
冰樹和我的鄉愁

琴亦能鉤起月
往北走是一座荒城
隨着鳥背
今夜就遨遊襟裳岬

那年的冬祭

友人臨走

難捨暖爐的熱和大關

說夜的邪魔

青春的短暫

寬的景色

毛糸編織的世捨人曲

我說 鄉愁既使能出航

我已被放逐北方

在這苦難年代

比北回歸線更北

旅人是否能宿泊

能醉

能臥看上弦月

追尋與妥協

——評張瑞星的『北回歸線』

●林添星

『北回歸線』是張瑞星的一個短篇小說，刊於『蕉風』三三三期。該期為『蕉風』廿五週年紀念號。閱畢這個短篇，使我想起張瑞星的一首詩，即刊於『蕉風』三二三期的『M的夜行』，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追尋，但在『北回歸線』中，除了追尋，另一個更重要的是「妥協」。無容置疑的，詩所處理的題材和闊度會比小說來的狹小，因為詩被許多因素所限制着，無像像小說那般得以自由的發揮，對於某個課題進行詳盡的探討和闡釋。張瑞星在寫了『M的夜行』後，可能覺得這課題有必要再進行更廣泛的探討，於是出現了這個短篇。在本地文壇來說，追尋與妥協是一個頗為新穎的小說題材，似乎沒有多少小說作者向這方面動腦筋，然而追尋和妥協卻是人類生活中所面臨的困擾和掙扎，幾乎沒有一個人能擺脫這種心裏。成爲一個知識份子和作家，有必要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就像作家們對人類的自由、生活價值及心靈的批判。

人類的生活是無止休的追尋，而所追尋的是個人或社會的理想。因此，努力與信心便成爲一種手段，期望在充滿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尋得一顆啓明星。無疑的，這是一個痛苦與艱辛的過程而妥協則是告訴人們他理想的追尋是澈底的失敗了。祇要人們存有妥協的心理，一切理想與計劃已告毀滅了。這便是人類心理掙扎的來由。追尋與妥協各在天秤的一端，唯有追尋的一邊重於妥協，才有希望獲得成功，反之，則告失敗。因此，人類便在動盪和強烈的內心掙扎下過活，他有全面的自由來抉擇自己的追尋和妥協，這也是人類最基本而無人能左右的一項自由權，一切的抉擇都在於一己的主宰中，也因為如此，個人選擇了妥協來批判自己的失敗是無法怨天尤人的，因為這是他的自由選擇。很明顯的，這方面的課題應是小說家們探討的範圍之一。

『北回歸線』便是一篇以追尋和妥協爲出發點的小說。費獨庵的南大無疑是對生命的追尋，「他在這土地看到的卻是虛妄、愚昧與空洞。沙石沒有智慧，花朵沒有美麗，樹木沒有歌唱，黑暗到來而沒有晚風的清悠，海潮沒有快樂的歌舞，陽光照耀沒有飛鳥的頌讚。」這是一塊荒蕪的土地，失去了一切光輝和燦爛，也是暗示費獨庵內心的激昂和失望，他懷着對社會關懷和個人理想的偉大抱負，毅然背棄這個使他失望的世界，「去聖地，去樂土，去流放，或者拓荒」。這時費獨庵是以一股年少的激情和勇猛的精神。可以預言的，他的信心十足，這便是人類年少追尋理想的共同點。然而在故事的開始，張瑞星是先描述費獨庵的失敗與沮喪的心情：「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衝擊後重生蛻化，但是也祇閃閃爍爍，然後就是煙塵

落定，與大地默默共存。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在閃爍的霎那，穩穩地抓住他要捕捉的東西，成爲他心中終有一天要形成的世界的一粒沙，或一朵花。」答案是否定的，因爲他是帶妥協與極度失望的心情回歸，只要妥協站在有利的一邊，就無法抓住「他要捕捉的東西」了。開始的語調已是那麼的沉重，極度的表現出費獨庵的失望。

從故事的描述中，我們可以預測費獨庵是一個有思想和無私的知識份子，他所追尋的理想不是他個人的，而是爲了全人類的幸福。雖然他「在洪水浩劫之前就無助地動搖了」，但他決定離開這裏卻是在洪水浩劫之後，也可以說是對社會關心的情緒給予他這個極大的勇氣。他的離開是人類的使命。張瑞星亦用洪水的浩劫來反映出樂土的可貴及其已失去的事實，人類只有在苦難中才能體會到平靜安祥的可貴。而費獨庵的偉大胸懷我們可以在他與齊爾夫的對話中看到：

- 但是你是誰？
 ——你看天上的星星，那裏有沒有我。
 ——你以為你是誰？
 ——衆生皆佛。

他是充滿信心的。他要尋找一顆足以照耀世間的啓明星。直到有一天，齋爾夫接到他的信。

我在這裏看到更多沒有智慧的土地，看到更多愚昧的人類。我們過去所嚮往的無非是欺罔。當狂瀾捲湧過來，我們很快就被掩沒。星星還在閃亮，但是卻在那麼遠那麼高的天際。我不得不對自己，不得不對你，坦白：嚮往那個世界的我們以及我們嚮往的那個世界，都灰飛煙滅了，死去了。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愚昧與虛妄籠罩着大地的一切。但是我們的眼，其實未曾完全張開。我們的腳並沒有踏實在炙熱刺痛的土地上。我來到這裏，我將離開這裏。終有一天，在千萬人海中，你會再遇到我，我會再遇見你。但是我不知道，甚麼時候的你我，才是實實在在的你我。我們愛戀的，我們輕易拋棄，我們看得太遠，但是我們拋棄不了我們詛咒的。它們像夢魘般縈繞着我們，我們甚麼時候才覺醒呢。

經過一段痛苦的磨練，他的心智已成長了許多，他看到比這裏更痛苦的生活，他體會到樂土已一去不復返，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存在於歷史和神話的記載裏。然而而是甚麼力量使他從熱情激昂轉向妥協呢？肯定的那是極度失望，他在失敗後已認為世界絕無樂土的存在，在忍受不了失敗的痛苦與世故的響影下，他放棄追尋，接受妥協。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張瑞星的筆下看出費獨庵具有許多人所沒有的勇氣，他的抉擇乃於大我出發。因為他毅然放棄他的愛情，在「他與伊銀娜心靈間的距離短得不需橋樑而能交流」時，「那時候，他的生命中，的確有某些東西，吸引了他更積極投入另一個煉爐」。而這個東西便是南下追尋他理想中的世界。那時候，他如何也想不到「終於在許多年後，他在邊界踏上北行的列車，回去多風多雨的故土」。

從「北回歸線」的某些文字，可以看出張瑞星認為妥協是不幸的與對妥協的失望。如：「如今驀然回顧，他才發覺煉爐并煉不出金丹來，也煉不出濟世益衆的良藥，連起碼的自由心靈與獨立人格也陶冶不出來」，「在生命的某個階段，作了某個抉擇，於是擁有某些，失欲某些，因緣際遇，就是如此，人世原本就是

這樣的吧」，「換個說法，是稜角被磨圓了」，等等都是，或許這些就是張瑞星在這個短篇裏所要說的話。

除了費獨庵，其他人物如：齋爾夫、商士道及伊銀娜。他們都比費獨庵早接受妥協。費獨庵是個詩人，而商士道卻是個商人。然而齋爾夫則「他知道自己也只是個有勇氣渡河，無能力指揮之軍的卒子。大風大浪是再也沒有了。那時，最亮的星子已在他心中迸碎，無聲散落了」。齋爾夫和伊銀娜是最早對奮鬥妥協的人。張瑞星安排了一個對話說明：

他嘆了口氣，低下頭來，把信收好。他聽到伊銀娜的聲音暫起：

——妮妮，叫爸爸吃飯。

——爸。爸爸——

齋爾夫轉過頭去，望着小女兒從廚房跑着進來。

只是簡短的一則對話，足以把他們向生活妥協充份的表達出來。但是接下去張瑞星仍着重於描述他們的歷史及各種狀態，使人物更爲突出，更爲生動，以求達到小說的效果。其實於他們「在一個閣樓裏辯論某個神話結構」開始，我們便清楚地看出費獨庵是一個何等實際的人，他把神話喻爲一個繽紛的氣泡，華麗而不實用。然而齋爾夫欲一派天真地預言「一切都要到來。它快要到來」，隱隱含有基督傳教士的口氣。這是一個伏筆，註定齋爾夫以後的妥協命運。然而伊銀娜是一個不易捉摸的人物，在她知道齋爾夫的無能與過早接受妥協時，她便時時齋爾夫提出她對她的不信任與失望：

伊銀娜極不滿意他甘於成爲卒子。她依偎在她懷裏，抬頭說：

——你這麼容易捨棄，未免要令人失望。

——義不食周粟無，我是沒有那份執着了。

——我不是要你真的去介入，這不可能。但在信念上，你這麼容易輕易放棄，未免叫我恐慌。

——真的對我失望了？

——也許，是有點，即使不是全部。

伊銀娜真的是恐慌嗎？是的，這是她對自己命運和生活保障的恐慌。畢竟，她是一個女人，她需要齋爾夫給予她生活上的保障，她極不願看到他還未涉入時便與一切妥協。這麼一來，一切追尋的都成了鏡花水月。但是低銀娜雖然曾具有那份執着及在自身柔弱的本質下企望別人執着到底，但她仍然是一個迷信命運和

依賴女人，因為「伊銀娜給自己建立一個神話世界，再也不願走出來，到了真正要走出來時，卻已走不出了」。伊銀娜像世界上千千萬萬的女性一般，幻想着一個個美麗的神話故事，她們迷信一個美麗溫柔及幸福的家庭生活，安份守己地相夫教子。其實她們在開始織造神話故事時，便與一切開始妥協起來，接受命運的安排。儘管伊銀娜並沒有積極扮演她的社會角色，然而她追尋的是安定的生活，對於這個理想，她是得到了，但早期心中所隱藏的城堡卻無聲無息地坍塌。這便是一種未開始即妥協的例子。

喬士道則是對自己早期的精神及大我的追

尋妥協，而轉向對個人物質生活的追尋。這亦是迷失的第一步，但在最後，他的生意得到蓬勃的發展，「聽說近來聯合別人朝向現代大企業邁步了」。

綜觀小說裏的人物，他們都是妥協了，但齋爾夫在失敗之餘卻得到伊銀娜，伊銀娜也得到了她理想的家庭生活；喬士道則得到另一方面的成功，那是物質生活的追索。反觀費獨庵，他只有失望和沮喪，一無所獲。然而「北回歸線」是張瑞星續「飛鴻踏雪泥」以來擺脫以像徵手法涵蓋作品的另一篇小說。但在表現手法上卻乎未能超越前期的作品，然我們不難看出他努力尋求突破和進步的痕跡。

記得我小時候非常活躍，喜歡從低處爬上高處，從高處往低處跳；喜歡追逐，喜歡捉迷藏。記得我小時候從不知天高地厚，幼稚得沒半點憂慮：曾為了一粒不值錢的玻璃子與鄰家的阿吉打起來；唸三年級時，為了跑第一而跌傷了膝蓋，致今傷痕猶在。也曾經為了學校頒獎禮上沒有自己的名字而哭，編得爸爸一份意外的禮物。也有一次在電影院裏，看到那些火海亂世與人間的殘暴而傷心的掉淚，把一起看電影的父母與兄弟姐妹嚇着了。

當年姑媽們常常笑着說，這些小插曲是他們湮遠的過去。而如今，是我說這些過去的事湮遠的時候。雖然都只是片段的記憶，也是值得寫下。更何況這些片段常常在我眼前出現。因為姪兒姪女的存在，似乎在重演着當年我們演過的劇情。

莎士比亞說，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們只是一個演員，過了時候，就要走回後台去了。

雖然我不是一個白髮蒼蒼，牙齒脫落的老人，坐在家門前，翹起二郎腿，抽着煙，無所事事的去找往事來回憶的那等閒人，嘆甚麼今非昔比，青春不再。只是我坐在這後座，欣賞我孩子在大舞台上唱「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神態，蒙太奇般的把我的過去映了回來，心胸感觸特別深。

他常常把我的過去映出來。前天，我載他去練球，他提着白色球鞋，精神奕奕的。在車裏一邊換球鞋，一邊討好我。一下車，就在球場上像野馬一樣奔馳着美妙的風姿了。

我站在鳳凰木下，靜靜望着他。

靜靜的愛着另一個我與我的影子。

我的影子。一個十四歲的少年。

那一個骨肉與我貼切的男孩子。

他將承襲我的背影。

延伸的背影

五年流離

●少年行

就說第一次上路吧
仍不知道前頭的風景
是一列曲折的歲月
風和雨和陽光
已一路覆蓋着踉蹌的
步跡，甚至斑駁的身影
總在某些深夜裡啃讀自己
的旅程，一道
無盡延伸的跋涉
長長的踏落
沒有回首，你的流水與雲煙
盡是少年……

●蛻變記

一踏出便過了整個天涯
還是錯了半步
你想最愚昧的就是後悔
歲月行雲流水
長長短短的追望，都像
是酣睡中驟然驚醒的殘夢
夜半的涼意侵透肌膚
吋吋的深入生命
潛流過另一岸流離景色

●陽光道

那時他最愛陽光
斑駁的倒映，都是
每一站生命的印証
這時他迷戀陽光
在根植的原始土地上
不歇地散播盎然綠意
然而道路，一條崎嶇展開
在風聲雨色的漫漫飄泊裡
我們僅僅希望些許遮蔭
在某段青石路上，省視
內心縱橫錯綜的河流
晴日的陽光
那怕是一路燦亮啊？

●葬花詩

他心應該是最後一次
寫一朵清淡的花香
那花香，他沒忘記
在守望的圍圍，撲鼻的
沁涼，常在陽光和風雨裡
受了傷，在霜冷的
石板路上，幽幽哀泣
他感動於那可憐的
抽搐，無依的身姿

就這麼把一朵清香的花
葬在某個異地的遯遁裡

●舟渡時

才回來的舟子，激動地
訴說心驚的風雨
那老人如此安靜
湧現悠然的微笑
頷首之間的愉悅
彷彿看見他多年流離的心酸
出發的星夜，他站在碼頭
沉思浩浩天宇
未來的歲月仍在手中
想及此次的離去
猶牽引着下一代的哭聲

尋訪雪中的神

岸沙譯

我看不見他俯跌下去，但是他現在坐在雪地上，右手緊握着一個酒樽。我在不覺中將他撞倒了。

「對不起。」我說，一邊俯下身要幫他。

「噢，沒甚麼。」他說，一邊掙扎着要從雪地上站起來。他拉緊了我遞過去的穿着手套的雙手。

那時候，我想應該只有傍晚六點。我正從講堂回來，我快速的走着，彎曲着身子，避開勁風裏迎面襲過來的雪花。在這樣的冬季，傍晚五點天就黑了。我就是黑暗中趕路的時候把老人撞倒了。

「對不起。」我再說一次，一邊使勁拉他起來。

「或許是我的錯。」他說：「我看不到你。」

就在這時候，我聞到他身上傳過來的酒味。也許是從他嘴裏發出來的，或者他手中握着的酒瓶，或者兩者都是。那酒味聞起來似乎是威士忌。

我直接的就猜想他應該是印第安人，因為在這附近，我見到的酒鬼多數是印第安人。也不懂為甚麼，我對印第安籍的酗酒徒寄有一份憐憫。我感覺他們彷彿要把空虛與無奈溺在酒精裏。也許對，也許我的猜想錯了。但是這是我一路以來的感覺。

那男人現在站得穩了——其實他也像我一樣，弓着身子，因為我們好像要以彎曲的身體去和雪花搏鬥。他並不怎麼高大。我想，他或許只比我高一點。

我打量着他。他頭上戴着帽子，很明顯的，他並不是印第安人。他是白人——如果我在老家，我想我應該稱呼他一聲「老伯」。他也許有五十歲，也許有六十歲，我無法看出來。

風吹得很強勁，朵朵雪花刺痛的擊在我們臉上。他突然步伐不穩，搖搖欲墜；我探身抓住了他的手臂。我擔心他又再跌倒。我現在肯定他已醉了。

在這種風雪交加的傍晚，絕少有人從這裏經過。如果是在白天，就有許多學生來回在學院與住所之間。在這種落雪的傍晚，許多人也許正躲在家中看電視，或者在大學附近的小鎮裏喝酒。從我們站立的地方，可以望見附近小鎮裏的明亮燈火。

我十分同情這個老人，也自覺撞倒了他非常不應該。況且他也已經醉了。

「嗯，老友，你要去那裏？」我問。我本想稱呼他一聲老伯。但是在英語中我就找不到適當的稱呼。「也許我可以陪你一趟。」

「噢，沒關係。」他說：「我並不去那裏。說不定我會去華盛頓路，但那也不重要。我正在尋訪神。」

「尋訪神？」我問。

「你是否以為我醉了？」他說，一邊移動着腳步。

「不是，」我答，一面跟着他走。我現在正往

我來的方向走去。狂風刮着雪花，擊在我們背上。

「我在尋訪神。」他重覆，移動着腳步。「也許神就在風雪中。」

「也許吧，」我說，一邊在黑暗中微笑。我放好身後袋滿書本的有柄布袋，跟在老人身後走。我們在厚厚的雪上緩緩而行。寒意沁人。

現在風在我們身後，就不需要曲着身子了。雪仍舊撲打着我們的頭和背。也不懂為甚麼，我感覺和這位醉酒的老人說話很輕鬆，也有娛樂感。我們經過的路旁鋪着厚厚的雪，在一片黑暗中，我們慢慢走着。時不時，有汽車在路上馳過。

「你不曾尋訪過神？」他忽然問。

「有時候吧。」我答，有意和他開玩笑。

「我尋訪神很久了。」老人說：「就是現在我依舊在追尋祂。說不定神就在雪中。」

「說不定有的，」我說：「但是為甚麼你不在教堂中尋找你的神？」其實我早就決定和這位老人開開玩笑。

「在教堂裏？」他反問：「神並不在教堂裏！那裏只有人類和塑像。」

「但是人們在教堂裏提起神。」我說。

「噢，」他答：「人們並不應該談那些他們不懂的事。」

「然而教堂裏的神父總該知道甚麼是神吧？」我半開玩笑的說。

「不！」他說：「神父都把神說得像人類那般。他們把神的身份降得太低了。他們認為神與人相仿。如果神像人，他就是人。如果是人，他就不是神。神並不在教堂裏。」

我們繼續走着。

「說不定神在猶太禮拜堂或回教堂裏？」我問。

「噢，沒有，」老人說：「神不會在猶太人的禮拜堂裏，或者回教堂裏。有的也只是人類和塑像。」

「回教堂內並沒有塑像。」我說。

「你又怎麼知道？」

「我是回教徒。」

「噢，雖然如此，我還是想，神並不會在回教堂裏。」他說。他停住腳步，直立着，臉上露出期望的神色，右手舉起酒瓶，大口喝着。然後他用穿着手套的手背擦擦嘴，把酒瓶遞過來給我。我客氣的拒絕了。接着他繼續走路，我緊隨着他。

「你是美國人嗎？」他突地問。

「不是，我不是美國人。我是馬來西亞人。」

「噢？」他問：「馬來西亞在那兒？」

「在東南亞。靠近印尼、泰國、新加坡和菲律

賓。離越南也不遠。」

「噢，」他用不甚明白的語氣說。「在馬來西亞，你們有沒有這麼惡劣的冬季？」他問。

「噢，那裏下的雪沒有這麼大。」我開玩笑說。「你是留學生嗎？」他轉過頭，望向我們右邊僻靜的大學建築物。

「是的，我在這兒唸書。」

「但是神並不在大學內，是不是？」

「是的，神並不在大學裏。學問也不是。有的只是知識和一些思想。」

「你在大學裏唸那一門？」他問。

「噢，一點點垃圾。」

他笑。「對，」他說：「人們喜歡垃圾，甚至追尋某一項更具意義的東西。人類的責任就是尋找真主。」

「你有沒有見過神？」我問。

「沒有，」他答：「我四處尋訪祂很久了。但是仍然找不到神。所以我只好一直尋訪下去。說不定神就在雪裏。」

「也說不定神並不在雪裏。」我說。

「也說不定。」他說。

我們朝着約四份之三里外的華盛頓街走去。雪仍然在飄，寒意襲人。

「你是回教徒，對不對？」忽然他這樣子問我。

「我四處尋訪神很久了。但是仍然找不到祂。所以我只好一直尋訪下去。說不定神就在雪裏。」

「是的。」

「也許神就在麥加。」

「我也不知道。」我說。

「難道麥加不是回教徒的聖地嗎？」

「是的。」

「那麼說不定神會在那裏。」他說。

「誰知道呢？」我說。「韓沙·花蘇里曾經在麥加尋訪過神的踪跡。根據他說，他並沒在那兒找到神。」

「誰是花……蘇……里……？」老人問。

「他是我們的思想家。有些人把他當着汎神論者。他在五、六百年前寫過一些著作。」

「他對神有甚麼看法？」

「我記得不大清楚。」我說：「但是韓沙·花

蘇里確會到過麥加去尋訪神。」

「他找到神嗎？」

「找不到。」

「後來呢？」

「在他找不到神後，韓沙·花蘇里回到家鄉。他在他屋子裏找到了神。」

「在他的屋裏？」

「是的。也許他的屋子是他的心。」

「真有趣，」那老人說：「說不定有一天我也該到麥加去尋訪祂。」

「是的。」我說：「說不定你真的應該去試試。」

我們抵達路旁的一個候車亭。老人進入用落地玻璃圍住的車亭裏。我也緊隨着進去。忽然間我們躲開了雪的侵襲，寒冷的風也不再那麼強大。

老人坐在雪溶後潮濕的木橈上，我也坐下。他舉起酒瓶，祈禱着，牛飲着，用手背揩拭嘴唇，然後把酒瓶遞過來給我。我客氣的拒絕了他。

「也許我只必須等車子到來。」他說。

「是的。」我說。

「你也要搭巴士嗎？」

「不。我住在那兒。」我指着遠方說：「我會步行回家。」

「你一定要繼續在雪裏尋找。」他說。

「好。」我說，在黑暗中微笑。「我會在沿途上仔細找找。」

「誰知道，」他說：「你也許運氣好。」

「是的，誰知道。」

一會兒，一輛巴士疾馳而至，在亭外停下。自動門打開。老人緩緩立起身，走出候車亭，登上巴士車。

「再見。」他說。

「再見。」我說：「也許神那裏都不存在，卻又無處不在。」我忽然間說。

「是的是的。說不定就是這樣。」他說。他進入巴士中。門關了起來，車開走了。

就在這一刻，我看到老人遺下的酒瓶，在候車亭內的昏暗中直立在木橈上。

我回轉身，黑暗中曲着身子，在狂疾的風雪裏急速走着。

慚，漸去

Michael Ma

我逐化成狂流中的一撇灰燼
浪蕩在很狹隘的空間

若一岩望鄉的化石

刻劃着年代的齒輪。

仰首之後

竟是數不盡的雨落

而我 拾一潑水潮

撫摸了幾千個午後的蕭條。

山城的街燈

昨夜迷濛

是受不住了羞愧？

然後遂成一湖的死寂？

慚，漸去

隱約着印第安人的喧嘩

若海濤滾滾擊岩

故昔 因何而至？

若寒夜油燈下的抖索

而後 拉一胡酒後的熱血

我逐化成狂流中的一撇灰燼

浪蕩着在很狹隘的空間。

· 一九八二年一月· 沙芭· 山打根

柬埔寨

我們用星光描寫黎明
 我們用子彈証實一個水盆之漏洞
 我們用足跡指証存在只是一場喘息
 我們用水井流淌積存淚水
 我們被一個照明彈燃亮的奇跡欺騙
 啊孩子們 莫慌莫懼莫怕
 但也莫睡
 我們要緊握雙拳
 用盡那怕最後一絲力
 穿過地雷彈笑的森林
 逃過刺刀閃亮的刺擊
 避過那呼嘯的迫擊炮
 躲過子彈的跋扈
 我們
 要以活着 証明：
 我們還要
 回去
 回去 牆燬柱塌
 的故鄉
 回，去
 那怕一寸土地
 都得用一個人的血來收復
 我們，要回去
 而且，日日夜夜，代代年年，這麼告訴自己

- 我出詩集，因為我需要營養。我更盼望去踏出平坦的路，好給自己擺脫黑暗中的摸索。」本期「蕉風人物」艾文，在一九六七年出版處女作「路·趕路」時，在後記中這麼寫道。
- 艾文，是大馬詩壇上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一位詩人。從他以「北藍羚」筆名出版的「路·趕路」至今，事隔十餘年，艾文現在還經常發表詩作。這股耐勁，在本地寫作人當中，是少有的。
- 現代詩譜曲成歌，是近年來盛起的一種風尚。詩與歌的關係，是互相映照的。詩雖然可譜曲，但不可失去文學價值。如純粹為譜曲而作詩，則有損詩的特質。
- 當然，詩譜上適當的曲，對現代詩的推廣與普及，有一定的功用。
- 天狼星詩社最近出版「驚喜的星光」現代詩曲唱片集與錄音帶，是一個很好的嚐試。



千重浪裏寫飛鷗

談畫家潘寶鴻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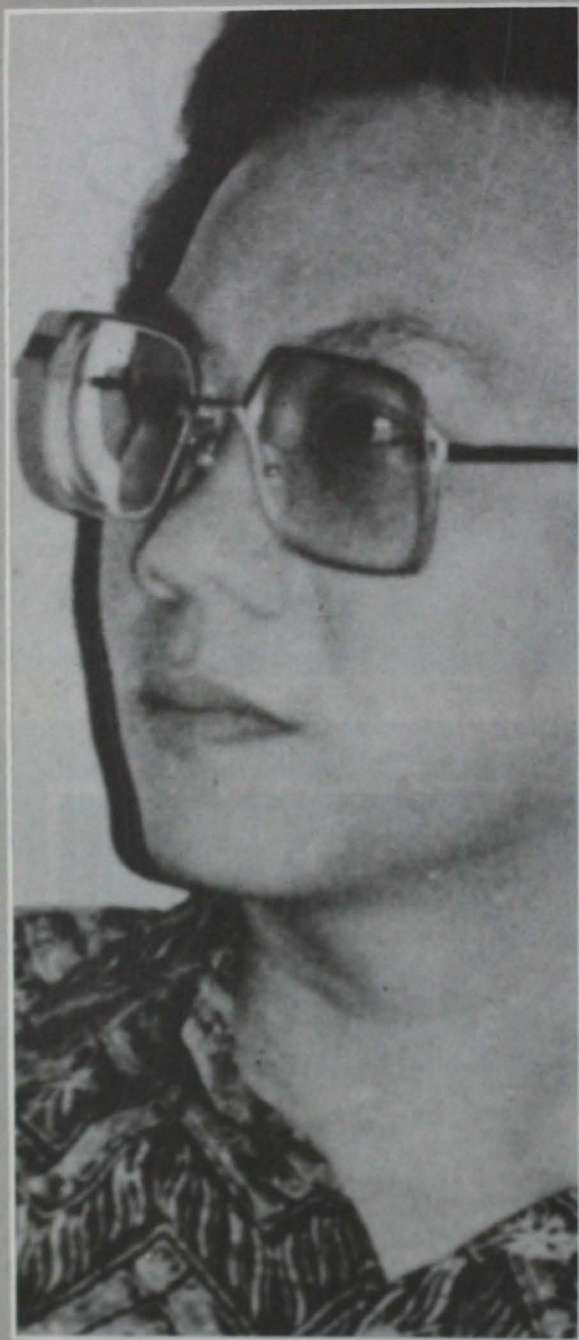
天低雲更湧
白鷗爭飛去
海嘯浪千重
萬里水流空

• 黃汀湘 •



美術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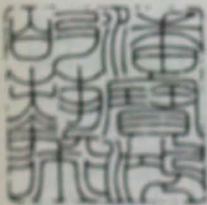
前幾天，友人潘寶鴻邀我到他家裏看畫，使我感受到很大的滿足。他讓我看的都是他近年的作品，有魚蟲鳥獸，有山林景物。我以貪婪的心情細讀他的畫，恨不得把每一幅佔為己有。我特別喜愛他那張大橫幅的《怒海飛鷗》圖，看着畫，心潮澎湃，久久不想離去。

那是一幅長134公分，寬66公分的中國畫，寫的是一片灰藍色的大海，波濤翻滾，白浪千重，水花迸發，讓人產生一種天水覆蓋的感覺。而在泡沫橫濺的浪尖上，畫着六隻海鷗，展翅爭飛前方。這群海鷗飛得多勇敢，多歡快，多生動！這幅畫在用色着墨方面具有極高的技巧，突出了蒼蒼怒海的特色；在構圖佈局上做到了賞心悅目，情趣盎然的效果。這畫最大的特點是，通過海鷗與狂風惡浪搏鬥的形象表達出不怕苦難，不屈不撓的精神和斗志！面對這樣的宏圖，怎能不心緒起伏呢。

是在甚麼樣的情形之下使潘寶鴻取得了創作《怒海飛鷗》的靈感的呢？他告訴我說，1978年，澳洲政府頒發哥倫坡獎學金給他到澳洲去考察電視舞台與平面美術設計，有一天，他閒蕩到雪梨的碼頭，看見許多漁販在做買賣。他們把不好的魚或內臟信手扔掉，成了碼頭上群鷗爭啄的美味。看到無數銀鷗在海空翱翔等待的情態，他那富於創作的心靈馬上一動：何不用中國畫的技巧把眼前的海與鷗呈現於彩墨上？就這樣在回國後不久，他寫出了這幅激蕩人心的《怒海飛鷗》。

這畫去年曾在加拿大州六大城市巡迴展覽，獲得了當地許多藝術家的崇高評價。

「你這幅畫一定有很多人喜愛。」我對寶鴻說。



美術版

「是的。很多人都想買。」
「你開價多少？」我打趣地問。
「我不賣。」

我對他的答案毫不感到意外，因為優秀的藝術品往往是無價的。

看過潘寶鴻的畫，腦海裏總是縈繞着深刻的印象。他的畫確實揉合了中西畫的特色，既有立體感的物象，又有空靈、含蓄的意象。更具體地說，就是虛實兼備。無論是一尾鯉魚，一隻小鷄，還是一頭猛虎，一隻猴子，在他的彩筆下都顯得靈活逼真，極具神韻。至於畫山畫水，更是講究賦彩，講究墨韻，讓人覺得水中彷彿有光有影，山中也好像有靈有氣似的。他就是這樣以西洋的解剖、透視和比例的技法來處理傳統的中國畫的，真正做到了洋為中用。

原來潘寶鴻是屬於嶺南派的畫家。嶺南畫派源自於十九世紀末廣東的高峰、高劍父和陳樹人等畫家的創造，而發揚光大於廿世紀的趙少昂、歐豪年等大師的突破。寶鴻雖然師法嶺南派，卻不亦步亦趨地模仿古人。他深刻體會到「師古人不如師造化」，「筆墨當隨時代」的道理，所以在畫法上、着墨上、構圖上或取材上，都立意求新。他的老師歐豪年在一篇題為《嶺南畫派的回顧與前瞻》的文章裏寫道：「正確的嶺南派發展，應該是從求新，從汲古去釀新，從一點去出發，自有無窮的各方面的發展。」在這一方面，他的得意門生潘寶鴻最能貫徹落實。

但是，潘寶鴻的作品除了寫下名字，或者記上年月上款以外，很少題字題詩。也許有人會以為這樣未免美中不足。不過，這是見仁見智的看法，我覺得在畫上題詩，並不一定能夠提高作品本身的藝術性。反過來說，好的作品具有高度的藝術形象，不算文字也能表達美的意境，營造美的氣氛，就像

古人說的「畫中有詩」。

事實上，當我欣賞寶鴻的畫的時候，隨着不同的畫意，心中聯想到唐詩宋詞中的許多名句，這不是證明了他的畫中有詩嗎？

潘寶鴻今年三十九歲，目前是馬來西亞廣播電視台美術設計主任。他有今天的藝術成就，絕非一蹴而成的，其中不知下了多少苦工夫。童年時代，他便喜愛圖畫。他家隔壁是「鏡莊」〔注〕。每天，他都走過去看畫師繪圖。那畫師也就是鏡莊的老板，看見寶鴻那樣愛畫，於是讓他「偷師」，後來還送了一本《芥子園畫譜》給他。從七、八歲起，他開始臨摹《畫譜》。到了十四歲，才正式向印度籍畫師安東尼學西洋畫，同時自修中國彩墨畫。二十歲時，投身於馬來西亞電視台擔任美術工作。在那十六年期間，舉凡油畫、水彩、雕刻……無所不學。三十六歲那年，他才專攻嶺南畫，但正式拜師還是去年四月間的事。這位醉心藝術的畫家儘管榮獲了數不清的畫獎，可是卻始終不滿足於自己的成就，一心一意要拜嶺南派的傳人歐豪年為師。所以，特別飛渡南中海，到台北去求藝。

他第一次的個人畫展是於1964年在吉隆坡的英國文化協會舉行的，當時他只有二十一歲。從那以後，他的作品曾經在新加坡、英國、印度、歐洲、紐西蘭、美國、加拿大和台灣等地展出，被評論家譽為第三世界的傑出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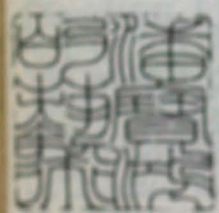
潘寶鴻可以喻作我國藝術高峰上的一塊寶石，正在迸射出絢麗斑斕的光彩！讓我們共同珍惜這塊罕有的瑰寶吧！

30·6·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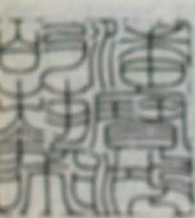
注：鏡莊是一種專門製造鏡框和鏡畫的行業。三十年前在吉隆坡比較普遍，今天已趨於式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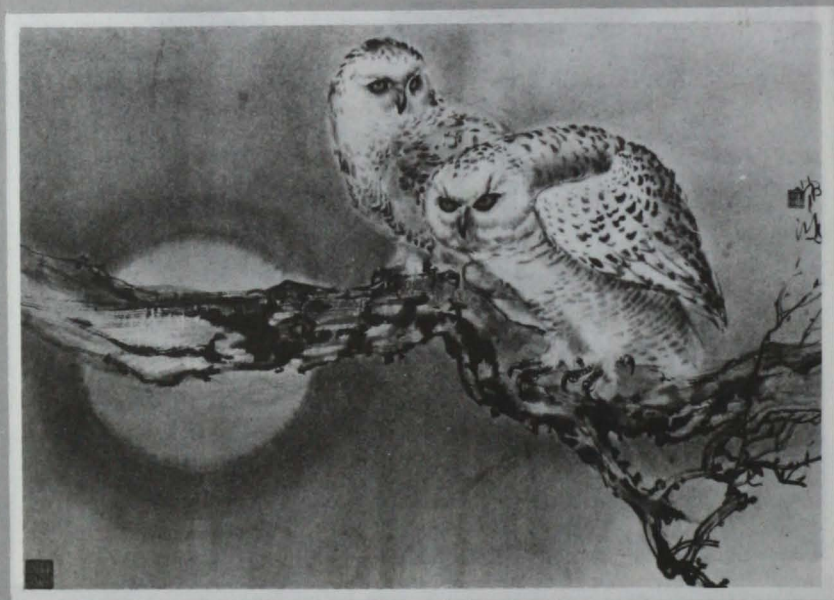
美術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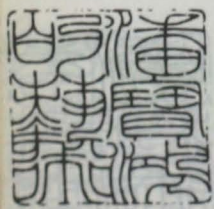
小魚
日暮遠山





飛翔
冷月雙鸞





臨風
日暮

覺醒的一代

鍾木池的水墨畫

• 黃乃群 •

一九七二年木池以一幅題名「枯木」的水墨畫，獲得東南亞大專美術比賽優異獎，可說並非倖致。參加比賽的人，來自東南亞各國，包括菲律賓，香港，越南，泰國，星加坡，馬來西亞的各大專院校。這些作品之中，有些在技術上水準頗高，可是，木池的「枯木」卻能出類拔萃，贏得首選。

「枯木」除了保留部份的水墨傳統外，更利用了「拓印」的觀念，使畫面之上，產生斑斕的古意，在視覺上有新奇突出的美感效果。在此可見木池有超人的藝術才華。

另一幅同一時間的水墨創作「途中遇晴」，也是用了類似的概念來表現。畫面上有大小不同的腳印，由近而遠，在遠處安排漁夫執竿行走時留下大片的痕跡，構圖大膽，極富內涵，並且能夠深入，有很濃厚的墨趣。

可惜離開學院，木池投入生活的陣線上，鮮少看到木池有甚麼作品產生。足足有七八年光景，木池好像完全與美術界脫節。一九八〇年年初，木池毅然拋下



繁雜的事務，在短短時間內籌備了一個水墨畫展。對木池來說，已是難能可貴的了。這次展出的作品在體裁上多取自傳統的範疇，頗多筆墨仍離不了前人的影子，成績可謂平平。今年初木池又再舉行第二次個展，用意無非是多展多畫作為自動自勉。當時他即與我探討一個問題：「有人認為我的作品太過保守，沒有新意，那麼以前曾嘗試過的二張又如何？」當時我很坦率地告訴他：「技術並不等於藝術，藝術不能單憑表面的華美取悅於人。實質的內涵才是重要的。單求形式，耍弄技巧，結果變成毫無依據的作品，即失去藝術的價值。」

我們基於水墨畫的創作態度而探討，在前一次木池的畫集內，我曾為文強調，涵泳心胸，開拓視野，借助山川，以作為創作的滋養。事隔數月，木池拿了一批新的作品給我參閱，當時我很驚訝他突然的改變，木池真的要將舊的一切全部丟掉了嗎？木池有紮實的基礎，改變應是漸次性的，這批作品，雖談不上張張佳作，部份作品是值得讀的。像

「枯木昏鴉」，「水之涯」，「層巖疊翠」是印拓概念的延續，氣氛掌握相當成功。在意念上是一種新的嘗試，在構思上仍接納了不少水墨畫的意境。所不同者，傳統的水墨畫，較着重情感的變化，而木池這類作品，多少已揉合了理念性的創作。惟一的缺點，較缺乏傳統上的筆情墨趣，那是可以理解的。現代水墨畫家，多半都認為中國繪畫千年以來，表現的技巧已完美無缺。期望在新的觀念下，求新的蛻變。於是有人在「筆外求畫」作實驗探討，有人則於「偶然」的情況下求意外的效果。木池初步的嘗試，不管他帶來了多少成績，在觀念上，他似乎是屬於覺醒的一代。

我也像其他關心水墨畫發展的同道一樣，除本身默默耕耘之外，更期望衆多忠實於水墨畫的創作者，能夠有所成就。實際上，有多少有良知和獨特創作觀的美術工作者，為我們畫壇帶來生機？

另一方面，我們年青的一代，曾經迷茫若失地徘徊在新舊交替的縫隙，失卻信心，又重拾我們舊的包袱，心靈是多麼的矛盾。無論如何，我倒希望木池從傳統的基礎上去着手，嘗試，尋找，開拓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水墨畫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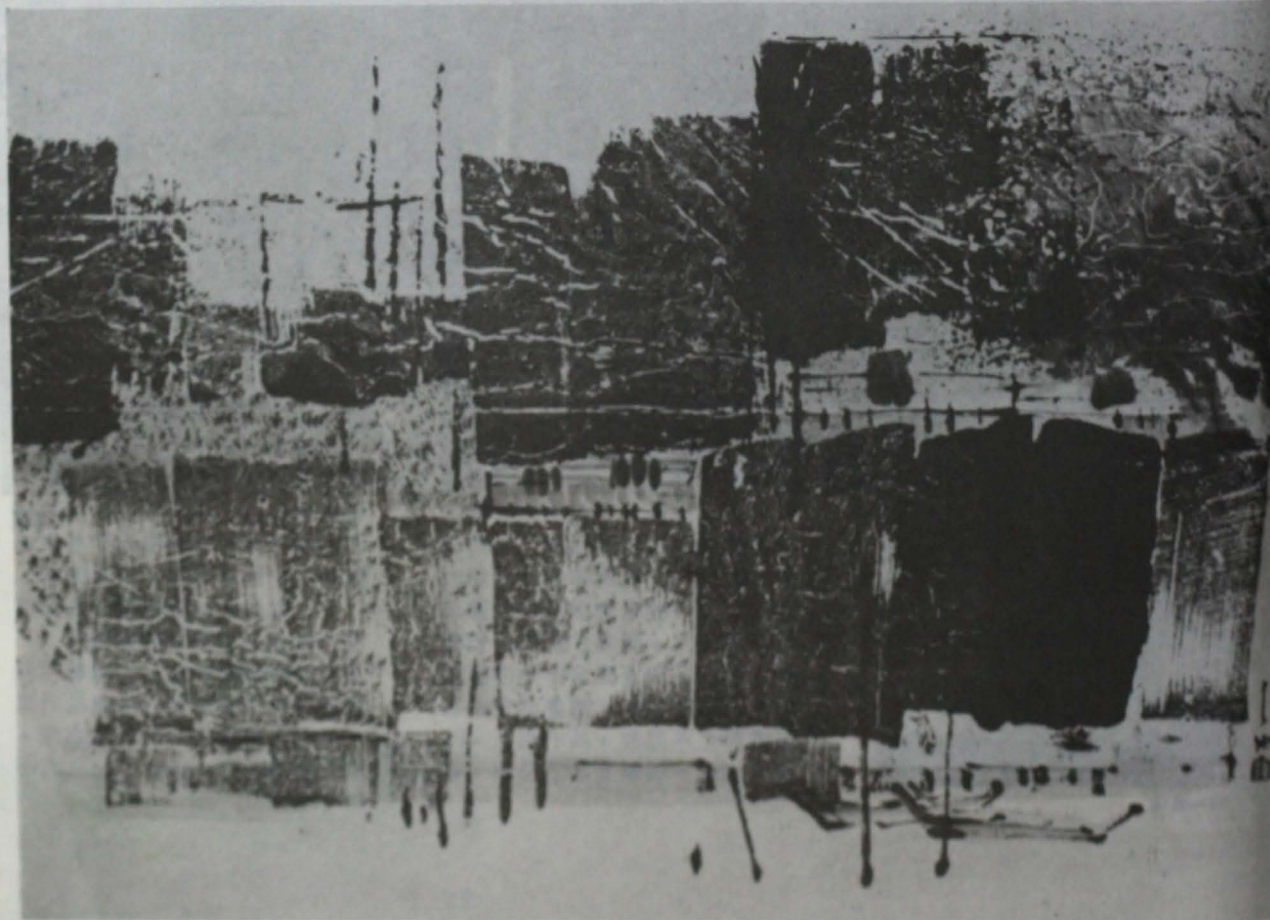
山裏一村



流泉



牆頭內外



漁村





枯木香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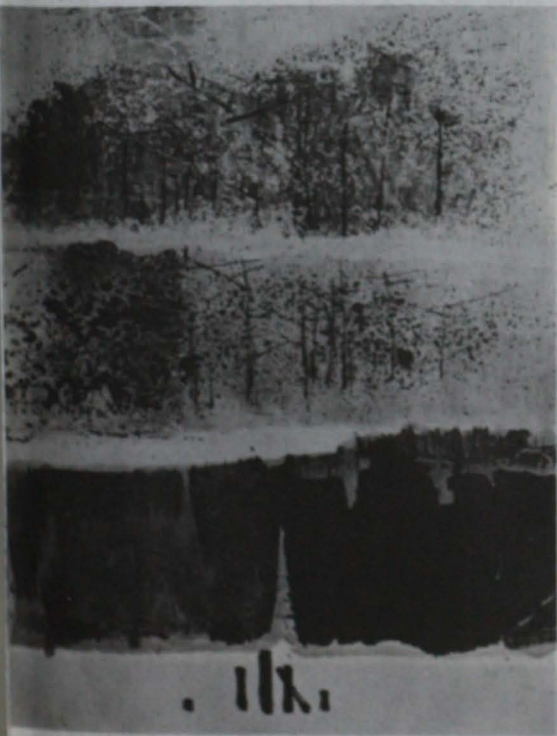


枝頭一景





等待



山之靈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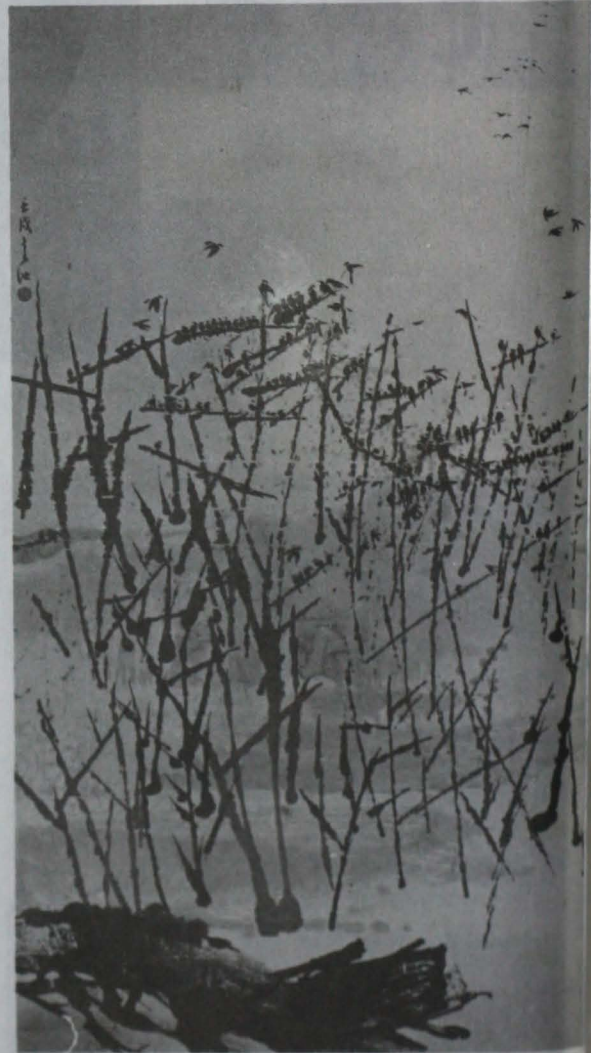
老樹



空濛



涼秋



深秋

下期預告：呂介文的現代水墨畫，兒童畫精選。

本刊十分希望把您的畫作介紹給讀者，敬請與美術版編輯陳惜燭聯絡。



牧野歸牛 鍾木池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月明棲雁圖 鍾木池